

飛陀全傳  
七真祖師列仙傳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飛陀全傳  
七真祖師列仙傳

〔清〕鄒必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七眞祖師列仙傳



# 前言

李夢生

《七真祖師列仙傳》，二卷，別名《七真傳》。光緒刊本，書前有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濮炳燾、楊明法序，及署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回道人序于鎮邑南屏新院」的序。作者不詳。

書叙鍾離權、呂洞賓度化王重陽，上帝令王重陽度七朵金蓮花，即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玉、郝太古、王處一、孫不二七人，及王重陽與七子出處行事。按王重陽創立全真教事，見《全真孝祖碑》，《元史·丘處機傳》亦錄七子，惟馬玉作「馬鈺」，郝太古作「赫大通」。七子事迹，詳見《七真年譜》、《金蓮正宗記》、《金蓮正宗仙源緣傳》等，《甘水仙源錄》中亦收有多通有關碑記。但全書並非依照這些歷史文獻記載敷演，而是大量采集里巷傳聞附會想象而成，主旨不在于宣揚道家學說，而以獵奇為主，可視作神怪小說在清末的代表。

晚清的神怪小說有每況愈下的趨勢，且內容走向荒誕，不合讀者口味。本書取材于膾炙人口的全真七子的傳說，而丘處機的名字由于與《西遊記》拉扯在一起而家喻戶曉，故此書問世後馬上受到小說界的關注。與此相關的小說有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廣東文在慈善書坊刊行的《七真因果傳》二卷二十九回，題「輝庵黃永亮編著」。書的內容與《七真祖師列仙傳》大致相同，主要情節照抄《七真祖師列仙傳》，刪去了個別情節，補入七真度世諸事，疏通了部分「文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黃永亮序）之處。光緒十四年，台南青陽道人潘昶見舊本《七真傳》于諸仙出典事迹一無所考，因又廣採史傳及《列仙傳》、《呂祖全傳》等書中有關內容，盡刪里巷俗說，作《金蓮仙史》二十四回，由上海翼化

堂刊行。

本書版本，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載，有光緒十八年刊本。然今見傳世僅光緒二十九年序刻本，今即據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七五毫米，寬一一五毫米。

重刻七真祖師列仙傳序

昔漢武帝。謂天下本無神仙。盡妖妄耳。不知堪輿之大。何所蔑有。麒麟於走獸。鳳凰於飛鳥。猶能出於其類。況人秉天地精英之氣。負山川靈秀之材。誠能清淨寂滅。不難煮金鍊石。卽未騰雲駕霧。亦可換骨脫胎。彼黃石之升雲。赤松之隨雨。雖屬荒池。



而論語之言竊比老彭者。不有明證歟。余遊方外數十餘年。空受慈雲法雨。身如蠅癡。非無誠意正心性。實鳩拙火。棗交梨。讓十二碧城之客。綺葱赤薤。遯三千珠闕之人。加以烽煙遍乎三秦。癘氣染於兩教。萍蹤靡定。絮語難宣。雖馬蹏鹿苑之書。無所不讀。而於身心性命之源。終未有以探其

旨趣。近來十方緣化。道履羊腸。七祖經觀。  
喜同雀躍。字挾風霜。非芸編瓠史之可比。  
聲成金石。豈宋豔班香之能同。萬緣俱淨。  
八垢皆空。讀百回之不厭。兮。舌本生蓮。覽  
一字之莫減。兮。頭點頑石。於是廉泉讓水。  
之地。徧求善男。聖域賢關之旁。多延信女。  
竊幸痠憂頓釋。斷簡殘篇之改。觀燕賀告。

成。琳篆琅玕之並美。願世人照茲奉行。不  
必嚼金玉之津液。不必服日月之精華。無  
勞爾形。無搖爾精。窈窈冥冥。安知不羽化  
登仙。同赴玉樓之宴也。是爲序。

時維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季秋上元吉旦

龍門弟子

濮炳燾  
楊明法 謹識

重刻七真列仙傳序

幻由人生。生命乃自立。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世人惜不能言。下大悟。回心向道。其理雖微。其意最深。聖人不言者。因愚蒙訾議毀謗。故此不經。今人演劇。三戲白牡丹一事。係漢紀散仙張洞賓。

貧道豈如此。是非一入凡人口。萬丈黃河洗不清。歷朝仙佛皆有考證實據。豈盡妖妄耳。那曉三教發流經書。欲教後人參悟。書中大道本聖賢典集。若揭而人心矇昧。視若廢紙。儒書云。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吾今剖明三教之理。引進入道之門。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

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後人能悟透此理。超出苦海。同享天福。此書雖然淺學。亦一片婆心。不可輕視。若得細解其義。恆心求之。綿綿不絕。固蒂深根。煉精出世。同登彼岸也。

光緒二十九年清和月朔

回道入序於鎮邑南屏新院





七眞祖師寶誥

志心皈命禮

道先一炁。世顯七眞。悟五行不到之言。得九轉還丹之訣。甘泉潤物。變朽回春。金骨仙姿。得四言而契道。衛州變化。坐十載以成眞。壁間墨跡之非凡。雪竹月松之姿異。三井有多生之記。一時著顯化之功。礪溪六年。龍門七載。道功備而名聞。時主丹符。錫而掌握。神仙石上談玄。空中飛蓋。元主屢宣而問道。甘霖刻

日以濟民。早窮易道之言。晚造神仙之訣。卦圖斯演。  
至道大成。清靜散人。探立得道。蓬萊仙路。億劫獨持。  
慈悲救苦。全真祖師。丹陽抱一。無爲普化。馬真君。長  
真凝神。立靜蘊德。譚真君。長生輔化。宗立明德。劉真  
君。長春全德。神化明應。邱真君。玉陽體立。廣慈普度。  
王真君。太古廣甯。通立妙極。郝真君。清靜淵真。立虛  
順化。孫元君。七真演化天尊。

光緒二十九年清和月上澣

鎮邑周祖道附錄

七真祖師列仙傳

詩曰

你不善來我不善  
你不惡來我不惡  
你不修來我不鍊  
你不拐來我不騙  
千條路兒由人走  
誰知那個是便宜

朝中君王誰作伴  
牢監地獄誰人落  
誰與天官作侶伴  
騾馬禽獸何人變  
萬般事兒由自幹  
不露消息請君辨

話說陝西咸陽縣大魏村。出來一個修行之人。姓王。名重陽。武舉出身。殺賣爲生。他隔壁有一王媽媽。是個寡居。家有百萬之財。在外蓋下一座房院。單供養僧道。長做道場。早晚焚香。異日求他度脫。漢鍾離呂洞賓。二大神仙。慧眼一觀。大魏村白氣昇空。知那裏定有仙根之人。正是三九天氣。大風大雪。二仙化作了乞丐。衣衫襤褸。遮住身體。來到王媽媽門上乞食。闖進門去。被兩個工人攔住。大喝一聲道。叫化無禮。

討飯吃。就該在門上喊叫。爲何闖進門來。伸手就打。王媽媽聽見。走出來說道。不必打他。二仙道。這位就是王媽媽。久聞大名。媽媽好善。第一供養僧道。我二人討不出一口飯來。整整三四天了。飢餓難受。身上無衣。又遇寒天。狂風大雪。凍餓而死。跪地哀懇道。媽媽行善之人。可憐救命。王媽媽道。雖然你聽人言我好善。我敬的是僧道。要求他些道理。你們討吃的。想必不學好。吃酒賭錢。遊手好閑。做賊說謊。哄騙人錢。親



戚朋友。都見不得你們凍死餓死。是你自作下孽苦。皆你自受。老身見不得你這些匪人。豈與你飯吃。吩咐工人。快快推將出去。工人將二人推出門外。篩糠一般打戰。說道不得活了。實指望來奔王媽府上討頓飽飯吃。誰知枉走了一回。凍餓死了。王重陽聽得有人在門外悲哭。往外一看。原是兩個乞丐。身上無衣。在風雪之中。口說救命。王重陽道。二位因甚事情。喊叫乞丐。說我們特往王媽府上討吃。誰知王媽只

敬僧道見不得我們。叫化子趕出門外。枉走這一遭。我們只是凍餓而死。說畢。大放悲聲。王重陽道。二位朋友。既然如此。請隨我來。二真人後面跟隨到客庭坐下。重陽親自掇出酒飯來。二人飽食一餐。道謝就要辭去。王重陽道。你看風雪不止。若在外面。無有安身之地。那時怎麼了。我有空房一間。也有些鋪蓋。可將身子安下。候風雪住了。你二人再去。我也不留。二位心下如何。二仙答曰。老爺就是救命恩人。豈有不

從只是與老爺多叩幾個頭罷。重陽將二人請到房中。交與鋪蓋。睡了一夜。晚景不題。次日天明早起。重陽仍就送出飯來。二人吃了。辭別要走。重陽一把扯住。說道。不可走。你看風雪不住。我豈肯放你們出去。且候幾時風雪住了。太陽出來再去。二人說。擾的多了。心上不安。風雪若十日半月不住。難道住著不成。恐府上米糧不足。教老爺心上作難。我們定然要走。重陽又將二人扯住。道。漫說風雪下十日半月。就下

三兩個月。我的米糧儘有。情愿供養。二人拜謝道。就是這樣。我們住下。不想那風雪下了二十多天。纔得陰雲四散。太陽出來。照得滿地下大雪消融。又過了一天。現出路來。用罷早飯。二人說。天晴路乾。今日拜別走了。重陽再不留。隨取兩弔錢來。每人送了一弔。做路費。二人將錢收了。說道。謝恩。往外就走。重陽送出門外。二仙道。老爺請回。重陽問道。你二人卻向那裏去。二人說。我們住在萬里終南山。到咸陽城南過。

了渭河。一直往南。就入山路。重陽滿心歡喜。說這裏離南山。不過百里之遙。我從來莫到過。山中隨喜。我一來送二位。二來也到那山中遊玩一回。三人隨同至咸陽。過了渭河。直送至終南山下。重陽戀戀不捨。二仙說。你我就在這裏歇息一時。再入山路。重陽說。二位如今離別。後來得見一面就罷了。若不見面。活活的將人想壞。二仙微笑道。我兩個不明白。你捨我二人不得。是何緣故。望其說明。重陽說。我也不知是。

何意思。見了二位。由不得心上愛惜。二仙說。世上人。見了美色女子愛。見了好人才男子愛。見了做官爲官的愛。見了富豪愛。這是道理。我們乞丐下賤至極。肚中餓了。遇著龜子家門上。也要叫他幾聲老爺。嬭嬭。世上人。只有忘入。婊子低搭我們。也要叫爺爺。我們低搭極處。如同畜類。不明老爺愛我們甚麼。我們模樣。又醜陋不堪。有何可戀。况素日無交。未遇小人恩惠。到的捨不得我們那一件。還是看上我們那一



件。這是何意。望老爺說明。重陽說。我與二位有緣也。不爲你們相貌。也不爲你們巧言花語。也不爲你們才高志大。也不爲文武雙全。不知怎麼難捨。這個緣故。連我自己不知。說畢。呵呵大笑。想必是咱前生有緣。如人送君千里。終有別。前面有一條小橋。你我同到橋邊。分別罷。三人走到橋邊。二仙道。我身邊暗藏一壺美酒。老爺將這壺酒吃了。重陽見是一壺酒。驚訝道。奇怪。奇怪。你二人在我家中住了二十餘天。個

個赤手空拳。光溜溜的身子。並不見你身上有壺。這壺酒。從何處來。二仙道。我們叫化子。有元妙丹。腹內能藏酒。就斟上一盃。雙手奉於重陽。重陽一看。見是熱氣騰騰的酒。一股香氣。直入腦中。到處皆香。重陽接過來。讓了一讓。一口吃在腹內。立時見神清氣爽。纔說好酒好酒。二仙又斟一盃。連飲了數盃。身上快樂自在。站立不住。倒在地下。二仙道。你帶了酒。不能走路。我二人別你去了。到明年三月初三日再會說。

罷化陣清風。無影無蹤去了。這重陽用了仙酒。睡倒不能動身。且說王夫人見重陽送兩個叫化子去了。等了三夜。未見回來。慌忙差四個工人。各路詢尋。知過了渭河。竟往南山去了。跟尋到南山腳下。見重陽睡在橋邊。工人走上前來。叫聲老爺甦醒。叫了百餘聲。並不見醒。四個工人無奈。把重陽擡了回家。夫人大吃一驚。用高聲叫老爺。並不甦醒。一家老小。大放悲聲。整整過了七日。重陽兩目睜開。翻身扒將起來。

說道好睡好睡。又說道我那兩個朋友。那裏去了。夫人說。你送兩個叫化子。在那裏吃酒醉了。睡倒橋邊。我著工人找著。擡回家中。你可飲了多少酒。整整睡了七日纔醒。這是甚麼緣故。真乃著人驚訝。重陽道。真乃奇怪奇怪。我送二位乞食朋友。送到南山腳下。又有一條小橋。他腰內取出一壺酒來。與我吃了。自覺神清氣爽。卽時睡倒在地。昏迷不醒。半個時辰。又見他二人到我面前。將我扯起來。領到山中遊玩。名

山古洞。不知見了多少。曉行夜走。遊玩到東海岸上。  
叫我玩花。金蓮花開了七朵。甚是好看。二人吩咐於  
我道。你日後成仙得道。前來度化七朵蓮花。我問道。  
七朵蓮花。不是凡人教我如何度他。二人道。七朵蓮  
花。如今要脫胎轉世。脫化爲人。各有姓名。第一個姓  
邱。名處機。登州府棲霞縣。投胎爲人。第二個姓劉。名  
處元。萊州府掖縣。投胎爲人。第三個姓譚。名處端。河  
南府洛陽縣。投胎爲人。第四個姓馬。名玉。登州府甯

海縣投胎爲人。第五個姓郝名太古。登州府文登縣。投胎爲人。第六個姓王名處一。登州府文登縣。投胎爲人。第七個姓孫名不二。登州府甯海縣。投胎爲女。人。他和馬玉前。因有伴道修行。夫婦之分。今生又配爲夫妻。道心不滅。常有出世之心。這七人都是你的門人。必須前去度他。用心記了。你這一回去。到家中。假裝瘋魔。煅煉身心。功滿之時。脫胎神化。內功已滿。候玉帝敕旨。差你到山東地方。度化諸門人。昇天。常

說三千功易滿。八百行難圓。脫胎神化。這算內功。三千度化善人。昇天在世濟貧救苦救難。體天行道。心功滿足。纔算八百外行。功完行滿。上天纔收。萬仙簿上落名。纔算了一個神仙。但有一樁不做。上天不收。這莫非我做了個夢麼。這是好奇怪。夫人道。常言說。夢是心頭想。我看老爺動了邪念。纔做這樣胡夢。勸老爺再不可胡思亂想。重陽道我也沒有主意了。這兩個乞丐朋友就有異怪。待說他是個叫化子。腰內

取出一壺酒來。到想是仙家妙用。用待說是個仙家。明明的。是個叫化子。夢中之事。明明引我到山中。又到東海岸上。看了七朵金蓮花。說了多少話。若非是神仙。焉有這樣玄妙。真乃奇怪。夫人道。莫管他是甚麼人。咱們務咱們生理。斷不可胡思亂想。重陽道。正是。正是。時光迅速。過了八月中秋。到來年三月初三日。鍾呂二仙。在途中候重陽來。重陽這一日出門上縣。忽然看見兩個朋友。歡天喜地。一把手扯住道。你



我分別。活活將人想殺。不料今日重逢。真乃三生有幸。若是今日不見這面。死在九泉之下。不能了然。穀了穀了。你們向那裏去。二仙道。我們在十洲三島。蓬萊仙境。隨我遊玩。今日是三月初三日。王母娘娘蟠桃大會。淹眾仙赴罷蟠桃大宴爺救命之恩。感激不盡。王重陽微笑道。二位朋友。你我在。此又取笑起來。放著正話不說。爲何風言浪語。常聽人說。赴王母娘娘大會。是那大羅神仙。你二人又不是大羅神仙。

焉能得赴蟠桃大會。真乃恥笑於我。你我相交一處。  
盤桓二三十天。我還未問二位姓名。今且問你二位。  
尊姓大名。那鍾離笑道。我原是漢世枝葉。家住河間。  
府任邱縣。覆姓鍾離。名權。洞賓道。我是唐朝呂洞賓。  
說畢。重陽大驚道。漢鍾離。呂洞賓。天下人都知二位。  
是大羅天仙。就是你二人。這個模樣不成。我在八仙  
廟內。常常禮拜鍾離洞賓的。貌像合你二位。大不相  
同。鍾離爺頭挽雙髻。赤紅面皮。落腮鬚鬚。身穿八卦。

衣。洞賓爺。頭戴純陽巾。身穿淡黃袍。腰繫九股絲絛。  
背上一口寶劍。面如青粉。三綰長鬚。手拿拂塵。丰彩  
逼人。豈是你這個模樣。二仙道。要那個模樣。何難。吹  
了一口氣。翻身一變。變出本相。叫了一聲王重陽。你  
看我是何人。重陽一看。大驚。合那廟中像一般。纔知  
果是神仙。慌忙倒身下拜。口稱師父。弟了肉眼凡胎。  
不認得師父是神仙。多多有罪。不可見怪。二仙道。不  
知者不作罪。你我原是前緣。今日纔來度你。起來聽

我吩咐重陽起來。鍾離扯住手道附耳過來聽我傳  
與你道。你這回家。假裝瘋魔。斬斷恩愛。名利牽纏。對  
景忘情。常常制伏身心。一念不動。但有念起。隨起隨  
滅。常常如此。久久斬盡羣魔。制伏殺機。方能成就。殺  
機制伏。須看火候。又看老嫩。不外積功累德。功行圓  
滿。必然超度三界。洩露天機。霹靂一轟。謹言密語。我  
二人就別你去了。重陽一把扯住道。今日離別。幾時  
見面。二仙道。只等雷響一聲。在那土中擊將出來。師

徒纔能見面。說畢。化一陣清風。無影無蹤。重陽慌忙  
拜謝。回到家中。受了大道。暗暗歡喜。我還不下手。等  
待何時。當下把衣衫扯爛。披頭散髮。地下打滾。胡言  
亂語。夫人一見。纔知重陽瘋了。無計奈何。如此修行。  
十二年。重陽精氣神三家相見。內功成就。脫胎神化。  
算來五十八歲。出了陽神。睜眼一看。天地山河。只有  
斗大耳。能聽天上人說話。纔知成了大道。滿心歡喜。  
遂作詩一首。

詩曰

伸子攀南斗

回身靠北辰

出頭天外看

誰是箇中人

重陽自此以後。任意逍遙。再說太白李金星領了。

玉帝敕旨。臨凡下界。見了王重陽道。你今日內功了  
畢。還有外功八百。上帝差你到山東度人。八百行  
完。上帝纔收記名。倘若不完八百行。上天不容。重  
陽連忙倒身下拜。謝過金星。金星回天繳旨。重陽自

思曰。我山東度人。依我看來。世上無數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貪酒色財氣。只圖眼前風流快活。恩愛牽纏。塵垢成心。無名煩惱。顯已滅人。損人利己。佔人便宜。個個都是一樣心思。這就是他地獄輪迴之種子。將世上人迷住。天理良心。颺在九霄雲外。只圖快樂。豈知作下無邊孽苦。我若不去山東度人。抗違天命。其罪非淺。若到山東。不能度一學道之人。這該怎麼處。猛然一計有了。不知我到地內藏身。方能安。

穩拿定主意。尋到那近終南山。鄠縣所管地界。地名叫做乾河。就此處藏身罷。翻身一晃。闖入地府。要躲上天之命。乾河離當日吃二仙酒的橋不遠。迨後人知王祖成了仙。因此纔叫醉仙橋。王祖在山東度人。成道的門人。在此修了一座大廟。聚眾招徒。千百餘人。度化出世之人。地名改作祖庵宮。這是後來應驗。單說上帝不見重陽出山東度人。違背天命。藏列地府。差了雷神。到乾河雷響一聲。將地擊開。把王



祖。擎。到。世。上。雷。神。回。天。繳。旨。那。鍾。呂。二。仙。站。在。王。祖。面。前。大。喝。一。聲。道。王。重。陽。你。該。萬。死。違。背。天。命。該。當。何。罪。王。祖。倒。身。下。拜。告。訴。師。父。度。人。功。行。弟。子。不。能。辦。料。想。世。人。誰。肯。隨。我。受。苦。就。是。這。個。神。仙。做。不。成。也。斷。不。能。到。山。東。度。人。二。仙。又。大。喝。一。聲。休。背。天。命。上。帝。把。我。二。人。定。然。歸。罪。你。心。何。忍。再。若。不。去。按。清。規。法。處。之。王。祖。無。奈。說。道。師。父。息。怒。弟。子。就。去。是。了。二。仙。開。言。用。手。一。指。孽。障。你。可。往。山。東。一。看。

投譚拿馬王祖望東一看。白氣昇天。想必有些高人  
出來。只得走這一遭。扭回頭來。不見師父。心上到有  
些傷感。望空拜謝師父指教之恩。就往山東別了乾  
河王祖藏身地名。時人叫做活人墓。甲子年到了磁  
州府地方。過了幾年。又到山東登州府甯海縣。手提  
鐵罐。在街上乞食。晚宿廊簷下。或破廟中。遨遊歲月。  
二十餘年。並無一人來求道。且按下不表。再說馬玉  
與妻子孫氏。夫妻二人。家有百萬資財。莊田無數。但

二十多歲。夫妻原是有根基的人。道心不昧。夫妻談講世事。孫夫人說道。夫主妾身細參世事。常言說的好財帛是假。黃泉路上不分男女。老少貴賤。總有百萬貨財。到頭時半點兒也不能拿去。

詩曰

爲人在世不堅牢

生死二字最難逃

總有黃金滿百斗

難免無常路一條

爲人好比一張弓

朝朝日日逞英雄

有朝一日弓弦斷  
爲人好比採花蜂  
採得百花人吃蜜  
適纔聽得三更鼓  
勸君從頭思量起  
弟兄好比水中魚  
夫妻好比同林鳥  
文王百子今何在

四體著地一場空  
朝飛西來暮飛東  
到頭勞碌一場空  
翻身不覺五更鐘  
便是南柯一夢中  
魚借水來水扶魚  
大限到來各自飛  
五子登科不見來

落花流水無蹤影

盡在黃泉土裏埋

孔明神算吐血死

龐統聰明亂箭傷

蓋世英雄難避躲

何況你我草木椿

五牛分尸李存孝

霸王自刎在烏江

石崇豪富歸何地

韓信智謀落何方

董卓曹操奸枉用

死後留名乃是奸

蘇秦張儀善能說

蘇秦講通六國合

纔討六國督丞相

臨危難免吃一刀

張儀會說都爭戰  
能言會說終何用  
子胥臨潼舉過鼎  
赤膽忠心扶社稷  
比干丞相苦盡忠  
潘閣李廣保娘娘  
太子登基翻了臉  
累代英雄說不盡

危侯聽得就是賢  
難逃打落萬人坑  
萬人頭上稱英雄  
剛眼拋心無下稍  
也落挖心事一宗  
扶起太子坐朝綱  
兩個忠臣下油鍋  
都在黃泉土內藏

看來那個躲過死

好男好女替不得

人怕七十草怕秋

鳥怕灣弓魚怕鈎

富貴只怕閻君喚

美色女子怕白頭

水流千江歸大海

人見閻羅纔罷休

趁早不尋修行路

失落人身萬劫愁

孫夫人念畢。問道。夫主妻之言。你可愛聽麼。馬玉笑道。你乃二十多歲。女流之輩。你又莫有到外面行走。又未從師訪友。怎知到古今故事。夫人道。妾身幼小。

入過女學。古經看了許多。馬玉稱讚道。你乃女中丈夫。依你說。這功名富貴。都是假的。做甚麼是好。夫人說道。惟有出家修行。習學長生不老。身超三界。離地昇空。無拘無束。任意逍遙。萬劫不磨。便是一樁久遠之事。馬玉笑道。你說的是實。恐怕學不到此地位。夫人道。經書上有言。皇天大道。不分男女老少。高低貴賤。貓兒狗兒。一切有知。都是天地所生。都有修行之路。何況咱是父精母血。八寶羅漢之體。難道上天合



咱有仇。不許修行麼。咱如今修行善道。莫非上天不愛。不算是個好事不成。咱若是行匪作歹。上天豈不降罪。馬王聽說大喜道。雖然你說的好。我聽人說。神仙自是神仙做。那有凡人做神仙。我見有了富貴功名。出家訪道修行。後來都沒有下落。結果正是學道之人。比那牛毛還多。修成的比那麟角還少。萬中選一。還無。又聽得有人說。有根基的。方可修行。無根基的。妄想無益。你我夫妻出家。到也罷了。只恐福緣淺。

薄修行不成。到叫旁人笑罵。夫人道。天地生下人來。誰知道。誰有根基。誰無根基。全當今生。今生不能成道。來生再復修行。就算有了根基。

詩曰

救苦天尊妙難求	身披霞衣屢劫修
妾身定要修行去	萬貫家財是虛浮
仙人都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專
決制心腹掃雜念	絕世忘情斷萬緣

掃盡浮雲天一色

獨留明月照西川

嬰兒姘女來相會

三家會合妙中玄

妾身就用幾倍功夫。至死不改。定然要去修行。馬玉  
吃了一驚。暗暗讚道。真乃女中丈夫。人間少有。我是  
男子。不瞞你說。到沒有你的主見。馬玉向孫氏道。我  
亦有心修行。只有一件不能了然。夫人說那一件。馬  
玉道。漢世張良。生下男女。拜掃祖先墳前。香火纔有  
接續。後隨赤松子修行去了。你我夫妻二十多歲。你

過門有七八年。並不曾生育。若得一子。繼續祖先香火。我就出家修行。我原有此心。不曾對你說。咱先人常告訴我。說咱不是山東人。老家是陝西扶風縣人氏。因逃難到山東入籍。算來六輩人了。等夫人生下一子。長大成。人到陝西拜墳祭祖。遂我愿心。那時再出家修行。今日聽夫人。比了兩個古人。說文王百子。今何在。五子登科不見來。落花流水無蹤影。好比唱戲在高臺。我向來如夢中盹睡。今日夫人提醒說罷。

馬玉隨即下拜道。多謝指教。我就尊你爲師。夫人慌忙還禮道。豈敢。豈敢。夫主爲大。妾身爲小。焉敢當稱師父。你我夫妻。心同意同。要明大義纔好。馬玉回言道。夫人你不生子。我也不怨。常言說。仇人轉生男女。何況兒女。真乃是心上累責。到了西會。人消物盡。誰是誰的兒女。夫人道。這纔是看破大義。修行有主張。再無反變。要訪個明師。傳了口訣。不遇明師。謂之盲修瞎煉。如何是好。馬玉道。大街之上。常見一個人。手

提鐵罐乞食。身穿破爛衣衫。蓬頭赤腳。口眼歪斜。看他的年紀。不過半百。並莫與人說話。有人與他吃。就不與他吃。他並不忙。晚間宿在廊簷下。或是破窖中。常常散誕逍遙。到像一個快活人。我常見他在門上過來過去。一年四季。面不改色。也有二十年來。形容再不顯老。我量度他。此人有些怪異。莫非是個高人。明日請進家中。盤問盤問。究其根源。看他如何。夫人道。言之有理。正合我意。過了一夜。馬玉清晨起來。

門上等候。站了多時。只見王重陽祖師。搖搖擺擺。走到門前。馬玉慌忙攔住。說道。請先生到舍下領教。一把手扯到客堂。敘禮對坐。孫夫人親自獻茶來。王祖將茶吃了。夫人又掇上飯來。王祖又吃了一頓。夫妻二人陪坐。馬玉道。動問先生貴郡那裏。高姓大名。王祖道。家住陝西。咸陽縣。姓王。名重陽。馬玉道。先生爲何不在家鄉。來到敝處。王祖道。家貧無奈。乞食度日。雲遊至此。馬玉道。我當先生。有些癡呆。說話甚是明。

白看老先生貌相五行處處不全。甚麼緣故。王祖道  
貧人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全。原是前因。作下無邊  
孽苦。纔到今生。貌陋不全。命薄如紙。常受飢寒。這是  
我的罪孽。常言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來  
世因。今生作者。是一言未罷。夫妻二人。倒身下拜。口  
稱師父。今聽師言。好是夢中初醒。情願拜師父門下  
爲徒。蓋一座茅菴。供養師父到老。心下何如。王祖說。  
我還未了的心思。募化一個緣法。未遇知音。馬玉道。



募化什麼。王祖道。我要化人一座莊園。房屋田地。全的與我半點不留。捨家園之人。再不要上我的門。來是我雲遊天下。各處募化。總遇不著。這一仗義之人。我豈肯到你家房住。受你的供養。我不愿。就要起身。終久化不下這個緣法。還要到那邊外邦。遇這緣法。只等無常到了。氣絕而亡。纔能罷休。馬玉夫妻。面面相看。夫人道。聽師父言語。正與咱夫妻心事相同。馬玉道。我謀算多日。情愿捨去家園。半點不留。與師

父化的念頭相合。夫妻隨雙膝跪下道。情愿將家園奉送師父爲業。俺夫妻永無翻悔。王祖道既然仗義疏財。設後翻悔。吵鬧起來。到令人恥笑。夫妻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同染皂。豈有反復之禮。王祖說這話。我不信。除非是你與我立下一張文約。把你族長老人。本坊鄉約。請來作一中見。文書上畫了押。我纔能信。夫妻道。從命。就把族長老人鄉約。請到家中。告訴道。俺夫妻兩個。一心要出家修行。將這家

財。捨與老師父爲業。立張文書憑據。請你二位作個中見。鄉約族長聽得此言。呵呵大笑說道。你夫妻二人中了邪了。那有這個道理。你夫妻出家修行。家財萬貫。理當交付戶族人纔好。或者族中要一兒子承繼。先祖香火。理之當然。豈有交付此人。我們常見他在街上乞食。有二十餘年。見他並未與人說話。口眼歪斜。披頭散髮。醜陋不堪。癡聾瘡癰。好比枯木一般。你夫妻看上他那一件。把家財捨與他承受。真乃可

笑可笑。馬玉說。我夫妻情愿捨與他。不愿收螟蛉兒。子。族長鄉約。呵呵大笑。你夫妻真乃瘋了。看上這個朽木匪人的甚麼。想他有甚麼玄妙之處。驚動了你夫妻兩個了。族長道。鄉約你。我何不把这匪人盤問盤問。看他如何對答。二人口呼老人家。你是那府那縣。在那一村居住。何姓何名。你可說明。王祖道家住陝西咸陽縣大魏村。姓王名重陽。二人又問道。爲何不在家中。到我山東地面。我見你街上乞食。有二十

餘年也該回家。再不然也該到別處去。爲何常常在我們這裏討飯。你爲何又裝神變鬼。化我堂主的家財。全當我堂主。與你良田千頃。瓦舍千間。百萬貲財。許多生意。你這樣巧木一般。怎麼照管料理。王祖道我那父母受窮。常常領我挨門乞討。飢寒受了不知多少。活活將我凍餓死了。我得這分家財。享他幾天大福也。覺快活我也。是世上人只該我受窮受罪。不許我享富貴貲財。若到我手。要娶十個婦人。生下幾

個兒子。讀書科舉。會選。光宗耀祖。身穿彩緞。口食美酒。肥羊再買幾個。丫頭小子。前後服侍於我。任意風光。快活一世。豈不美哉。得了這個緣法。好比困龍得水。餓虎得食。又比撥雲見天。纔合我意。族長鄉約。聽得此言。拍手大笑道。我看你世上第一個低人。誰知你妄想心腸。想到至高之處。到怕天理不容。恐你承受不起。依我二人看來。好比那癩蝦蟆。想吃天鵝食。如何能得。又好比癩狗。要吃猛虎。吃不成。到怕猛虎。

吃了你。真乃妄想。二人說畢。抽身就走。我們不當這  
個中人。任憑你們去看那一個來。與你作中。見人說  
畢。揚長去了。夫妻兩個你看我。我看你。兩眼相窺。馬  
玉歎息一聲道。這該怎麼處。夫人道。鄉約家中窮苦。  
時常來咱家借貸銀錢米糧。借去不還。不顧體面。老  
爺將銀子。每人送他五百兩。管保依從。馬玉道。這個  
不難。遂將銀子兌出一千兩。打點停當。馬玉親自領  
往堂叔家中。話說堂叔名叫馬魁。爲人平素好利。其

性奸詐。回到家中。越思越想不服。這件事。那是甚麼人敢受馬家基業。我馬家一戶人。到不該享受到。與那討飯吃的叫化子。吩咐他兒。將族中老老小小。請到同議。族中見人來請。即時多到馬魁家中。將這叫化子。享受馬玉家基業根由。說了一遍。眾人聽了。均皆太怒。都說反了。反了。有一個名叫馬貴。口出冒言。說你們都跟我來。到他家中。把叫化子扯在門外。先打他一頓。且出一口惡氣。然後把他送官。問他個妖



言惑眾。這個如何。馬魁道。這也罷了。但是我們都有他的借貸。他乃兩口。豈不著惱。我到鄉約家中商量個計策。再云治他未遲。眾人說。這也通得。眾人滿散回家。單說馬玉。走到馬魁門上。見得裏面鬧鬧吵吵。都是族中人。知道響的是此話。馬玉退回。就到鄉約家中。見了鄉約。打了一恭道。鄉約公。與我作個中人。我與你銀五百兩。再與我堂叔五百兩。鄉約聽得此言。暗暗歡喜。我愿依從。遂將銀子收下。馬玉道。就勞

鄉約與我堂叔商量。他若是依從。同到我家中寫文書。畫押。鄉約道。這五百兩銀子。我與你令叔送去。管保依從。老爺請回。鄉約遂將銀子背上來見馬魁。將銀子放在面前。馬魁問道。這是那裏銀子。鄉約道。這是令姪送你五百兩。著咱二人與他作個中見。馬魁道。收了五百兩銀子。就把堂姪百萬貲財賣了不成。我們眾族人商量下。明日告官。將那叫化子打下一頓。我那姪兒若要修行。這分家財何愁不到我手。豈

肯要這五百兩銀子。鄉約道。說你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舍姪原是中了邪的。他把那朽木頭。當就高人。原來是他命薄。消受不起。這分家財。他胡思亂想。該他受窮。若依你言。把那人趕出門去。咱這方人。那個沒有令姪。虧欠。把令姪兩口臉面。放在何處。馬魁道。依你說。該怎處。鄉約道。馬兄。你好無才。他那叫化子。是個甚麼人。他豈能與人打架告狀。他夫妻兩個。出家去了。咱把這叫化子。打出門去。全當他有文約。官

上去告。咱說他是假捏的。他一定要吃虧。再不然。哄到曠野之地。將他打死。埋在土內。他本是無根無攀。叫化子。誰與他伸冤保告。咱如今又得這五百兩銀子。這是一計兩成。一句話提醒了。馬魁拍手大笑道。多謝指教。你我快去。與他做個中人。二人來到馬玉家中。叫聲賢姪。前日我說誰與你作中。見我原多幾歲年紀。一時愚見。算是老背了。今來與姪兒作個中。見快拿紙筆來。卽請那老先生五人同坐一處。馬玉

將紙鋪下。提筆在手。家鄉地里名姓。一切家緣家計。全全寫與王重陽。自己半點不留。恐後失信。立字存証。中見人族中馬魁。鄉約劉匡野。各畫手押。馬玉夫妻二人。與眾人道謝畢。工人掇上酒飯。族長鄉約吃罷。馬玉送出二人。揚長去了。只有兩個工人。呵呵大笑說道。前者不作中見。帶怒含瞋的走了。今日得了銀子。就歡天喜地。前者不肯作中。今日情愿畫押。真乃狡猾之輩。看來世事。金銀能語言。話說馬玉夫妻。

當時蓋起一座茅菴。將王祖請到菴中安身。夫妻兩個跪在師父面前。將文書交與師父。望祈師父指教。我夫妻就此拜別。王祖道。你夫妻二人去了。何人服侍於我。馬玉道。留幾個工人服侍。師父。王祖道。不可。那工人服侍不了我。你夫妻不可出門。要服侍我十年。再去。夫妻二人倒身下拜。說道。從命。夫妻左右不離。如此一年一日。馬玉與王祖在茅菴講道。王祖算了一算。他的劫滿。該今日成道。即使一個外身法兒。

又變一個王祖闖進孫夫人的房中。說道女徒弟我  
歸常受多少飢寒。身上無有一點精神。如今受你夫  
妻供養飽食煖衣。身上有了精神。常言說道飽煖生  
餘事。飢寒守自然。我當日受飢寒。我的慾心全然不  
動。誰想受了飽煖。慾心就動起來。拿不住。這該怎麼  
處。我見徒弟一表人材。你我況且有師徒之分。快上  
牀來。脫了衣服。了一了師父的心事。孫夫人聽得此  
言。大吃一驚。我當師父是有道之人。今日纔是個好

色之徒。你下牀來。快快出去。若是不去。將我當家的  
叫來。扯你到官。你的體面何在。王祖道不怕。不怕。夫  
人掙出院來。我尋處當家的心上煩悶。我把師父當  
就有道神仙。誰知是個好色之徒。這纔叫做啞子吃  
黃連。苦在口中說不出。我若唱揚起來。外人聽見。豈  
不被人恥笑。活活將人羞死。不如忍了罷。躲在一旁。  
不回房去。再看他怎樣。等到黃昏時候。夫人慢慢到  
門上細看。不見蹤影。又到菴中來見丈夫。與師父講。



道纔將心放下。回轉臥房不提過了數天。王祖又到孫夫人臥房。依舊說調情話。孫夫人慌忙走出房來。到院中散誕。有心告訴丈夫。把夫主就要活活羞死。不如我依舊忍了罷。如此行了數次。孫夫人實忍不住了。方對夫主實說。師父調戲妾身。已竟數回了。我忍不住。纔告訴夫主。馬玉聽得此言。大喝一聲。賤人無禮。爲何血口噴人。你看師父是甚麼樣人。豈肯做這等事來。再若胡說。我就要將你活活打死。斷了夫

妻之情。孫夫人發呪道。我若是哄你。著天雷打死馬。  
玉聽了此言。心上也覺狐疑。況孫氏素日爲人端莊。  
正直。並無一句謊言。他雖說的實話。師父豈是貪色。  
之人。聽得人說列國時。有一個柳下惠。脫了衣服。將。  
一美色女子。坐在懷中。不動邪念。穩如泰山一般。誠。  
爲萬古聖人。莫非師父要效柳下惠。不成。不解其意。  
活活悶殺人也。到不如忍罷。自古道。拿賊須拿贓。拿。  
奸要拿雙。你說師父戲你。莫有憑據。我斷然不信。夫。

人道。要憑據不難。師父若再進我房來。我將門鎖住。如何。馬玉曰。甚好。一日王祖又來調戲。夫人慌忙來到菴中。叫夫主快來。我將師父鎖在房中了。馬玉大罵道。賤人你莫非見了鬼了。師父與你何仇。何冤。用此血口噴人。你不愿意侍奉師父。須說實話。何必毀謗他。賤人你來看。這是何人。我師父在此講道。左右未離。怎麼就到你房中了。真乃該打。孫夫人睜眼一看。看見師父端然穩坐。羞得面皮通紅。一把扯住馬玉。

道。你隨我到房中去看。馬玉隨著孫夫人到房門上。開了鎖。進得房來。並無一人。馬玉罵道。潑婦。你到房中尋出師父來。還則罷了。若尋不出。怎肯干休。夫人著忙。就桌椅下尋。又在大缸裏鋪蓋下面。牀底下。滿屋裏尋。並不見師父的蹤影。滿臉羞愧。卽時倒身下拜道。妾莫非見鬼麼。我若是說假話。天雷打我。馬玉聽得此言。又想夫人素無狂言。我明白了。師父會出陽神。明明顯形。點化你我。房中來的是師父的化身。

這纔是大道。孫夫人忽然醒悟。敬信王祖如初。加倍供養。不知不覺。又過一年。日馬玉上縣去了。孫夫人暗思曰。遇著這樣高人。還不求道。更待何時。枉鬧精神。遷延歲月。無常到了。那時怎麼見師父。獨坐在茅菴用功。進得門來。倒身下拜。口稱師父。弟子實實。不愿在世上了。師父將修煉功夫。傳於弟子。望師父慈悲慈悲。王祖大喝一聲道。孽障。你真乃妄想。第問修煉工夫。你焉能做得。到晚間宿破瓦窰中。或宿廊。

簷底下。或宿招風樹下。身穿破爛衣衫。並不與人答  
話。過了寒冬。凍死不悔。如此苦楚。想你豈能受得。孫  
夫人道。弟子一死方休。定然要去。王祖道。我看你是  
個真心。只有一件大病。恐不能去。孫夫人道。那一件  
大病。王祖道。你年方二十七。八。正是青春少年。風流  
一表人材。好比王母娘娘。斗牛宮內的仙女一般。世  
人見了。那個不愛。都想與你。如此起來。怎麼煅煉身  
心。就是美貌的大病。將你害了上乘的工夫。功滿要

作上仙地位。恐你有些難處。依我說來。或是做個中乘。或是做個下乘。孫夫人道。中乘怎麼。下乘怎麼。王祖道。常常的念真言呪語。行滿得做南宮二等列仙。常常保守元氣。功滿得做三等在世長年多活幾日。三等再若不行。還有四等。常抱正念。於人方便。救苦救難。修橋補路。功滿之日。死後轉女爲男。來生道心不滅。大道可得。孫氏道。弟子拌一上乘。豈肯悟中乘。下乘。王祖道。方纔說過。你這容貌。焉能悟上乘的工。

夫。悟個下乘也就罷了。孫氏道。師父你說我的容貌。不能悟上乘的工夫。這有何難。略等片時。再看我的容顏何如。孫氏卽到廚房。將油放在鍋內。架起火來。登時把烏雲燒盡。面目放在油鍋裏邊。著水點煉個難看的模樣。臉上刺破。走到師父面前。叫聲師父。弟子這個模樣。可悟上乘否。王祖一看。大吃一驚。見孫氏合醜鬼一般。說道。善哉善哉。世上那有這樣很心的女子。真乃女中丈夫。就是男子中也無這大剛大。



智之人。遂作詩一首。

詩曰

女中丈夫悟上乘

大剛大智可修行

火煉容顏似醜鬼

功滿行完白日昇

王祖讚嘆不盡。說道你真吾弟子起來。聽我吩咐。有這樣決烈。何愁不到上仙之位。師父領天命。到山東度人。還有許多男女。得了我的大道。你定是第一名。早昇天界。若到瑤池紫府。靈霄殿上。標名掛號。聽師

父與你傳道。莫有多言。只要把心腎扭轉。搬轉斗柄。運轉天星。性命二字雙修盡矣。二六時中。不可起念。要隨起隨滅。久而久之。自然全無。日用工夫。如同劍。刎心腸。制伏天機。將地機殺死。地下人心死。上方一個仙。心若死了。四肢身體自然得活。鎖住意馬。拿住心猿。要做神仙。功完行滿。得登天界。九霄雲外。駕祥鸞。日用工夫。如此謹記。不可洩漏。你如今去。到河南府洛陽縣。那幾人與你有緣。假裝瘋魔。肚中飢了。揆

門乞食。到晚投宿。或在廊簷之下。或在破瓦窰中。功  
完行滿。自有丹書下詔。纔能了當。爲師與你取個法  
名。叫做孫不二。快去罷。孫氏拜謝道。師徒今日分別。  
幾時見面。王祖道只等你大道成就。再行外功八百。  
仍舊到你家。把你夫主點化提醒。你我師徒在靈霄  
殿中見面。孫不二拜別師父。瘋了魔了。身穿破衣。竟  
往河南洛陽縣。一路上討飯充飢。夜住曉行。不日來  
到洛陽縣。宿住古廟裏邊。白日上街乞食。有一月天。

氣街坊上。做賣買的人。都說那裏來這個瘋女人。眾人就問孫不二。你從那裏來的。孫不二並不回言。只管胡說亂語。看他頭臉上。好像火燒的孫猴子。眾人再不細問。也有與他飯吃的。也有不與他飯吃的。他只在門上一撓就過去了。有半年天氣。有兩個叫化子。動了色心。來調戲孫氏。常言說。真心辨道。忙殺土地龍神。孫氏原是真心修行之人。處處有神護救。當方土地。若不護持。上天必然見罪。土神忙使飛沙走

石將叫化子打退。叫化子說道。這瘋婆娘。原來是個妖魔。再不敢來了。過了一月。又有幾個叫化子來調戲。也被大風飛沙打退。如此數十次。傳揚四方。都說瘋婆娘是個妖魔。再無人來調戲。這話安下。不表。再說孫氏去後。馬玉從縣回來。到自家相近街坊人。向馬玉說。不好了。你的夫人中了魔。燒的像個醜鬼。往西去了。眾人扯馬玉不住。慌忙來到茅菴中。拜見師父。道弟子回家。眾人說我妻今早火燒。如孫猴子瘋。

瘋魔魔的去了。師父定然知道。望祈說明。王祖說。你妻的根基深重。今日該他出塵脫俗。回頭上岸。爲師與他口訣。因此他用火燒壞面容。差他到河南煉性去了。馬玉聽言。悲喜交集。喜的是夫人成道。悲的是夫妻情深似海。一旦分離。何日見面。馬玉從新拜道。多謝師父指教。我妻說罷。站起。且說那鄰舍街坊。紛紛議論。都說馬員外中了邪了。夫妻二人妄想成仙。把一個朽木匪人。當就一個神仙。供養在家中講道。

夫人妄想太重。聽了匪人妖言。不知向那裏去了。就  
合死了一般。單丟下馬員外。不知落個甚麼結果。可  
嘆。夫妻空有百萬家財。並無生男育女。又無後人。墳  
前香火。看看絕了。眾人道。神仙本是神仙。做那有凡  
人。成神仙。夫妻妄想成仙路。到怕難躲地獄監。又一  
人道。看馬玉夫妻。素不是癡呆瘋魔之人。素常聰明。  
爲甚麼認真這個匪人。當作神仙。真乃奇怪。又一個  
道。講起大義。天命定數。他夫妻二人。原來福薄命淺。

怎能消受萬貫家財。因此妄想成仙。纔折了他的福壽。又有一人。姓潘名義。長年過八十。說列位。咱們把他試上一試。眾人說。怎樣試法。老人道。你看天乾無雨。田禾看着旱死。咱去問他一問。甘霖何日得降。他若是說的應驗。就是神仙。若是不驗。就是匪人。眾人都說道。此計大妙。一同走至馬玉門內。來到茅菴。望見王祖。也不作揖。向前拱了一拱手。說道。老先生可好麼。王祖端然正坐。並不答言。並不理他。潘老人向



前打了一恭。尊聲老先生。今日眾人來拜。原爲一件事。王祖答道。那一件事。老人道。這天乾無雨。田禾看。看旱死。這是怎麼處。因此前來領教。王祖道。你們眾人前來問甘霖。幾時得降。你們明明取笑於我。我原來朽木匪人。焉能知道甘霖降的日期。潘老人道。依我等看來。先生必非凡人。在街坊上行走二十餘年。不慌不忙。散誕逍遙。與眾不同。到像是懷抱日月。袖統乾坤。定知天降甘霖。望先生說明。慈悲指示。指示。

王祖見潘老兒。真心來求。遂說我是本來不知道。卻  
有一人知道。老人道。那個知道。王祖道。這村東有一  
土地廟。你去問他。自然與你說個明白。你們忙去。大  
眾聽得此。一齊出去。嘆說道。你看這個匪人胡說。土  
地本是泥塑。焉能說話。真乃妖言惑眾。潘老人道。咱  
何不到土地廟。就問土地。看他說話不說話。眾人道。  
依你老人之言。同到土地廟罷。大家來到廟內。都叫  
土地爺。馬員外供養的。那個匪人。他說土地爺知道。

下雨之日。子你果然知道。不知道。一言未了。只聽得雷響一聲。眾人慌忙跑出。門來。只見一般黑霧升天。陰雲四合。霎時間大雷又響。大雨如注。大家纔知到是一個神仙。心服口服。清風細雨。整整下了兩天。下的稀泥爛透。田苗登時發生。甚是茂盛。中秋收穫。一畝皆有十分收成。糧食堆滿房屋。人人歡喜不盡。多虧馬員外。留下這個神仙。都沾了他的福分。這話不說。又有一人。姓劉名魁。理他有一個哥哥。出門有十

餘年。並無音信。聞得王祖有先見之明。前來問我哥哥下落。走到茅菴中。見王祖到身下拜。口稱師父。弟子的哥哥。出門十餘年。並無音信。不知生死存亡。聞得仙爺有先見之明。故來動問。望仙爺明說。王祖道我焉能知你哥哥的下落。你回去問你母親便知道了。劉魁理隨走隨想道。我母親如何知道。走到家中。他娘見子。劉魁理說。我兒在神仙處。問你哥哥的信。息如何。魁理說。那神仙言道。他說不知道。回去問你

母親就知道你哥哥下落。他娘說這話好奇怪。我方纔在牀上打睡片時。夢見你哥哥閃進門來。跪在我面前。一把手扯住我。大放悲聲。今日三月初八日。母子纔得團圓。穿著一身綢緞。帶著四個騾馱。許多金銀財帛。綢緞器物。爲娘大喜。忽然醒來。卻是一夢。真乃夢從心頭起。原來是個空事。神仙說來。似乎夢中之言。想必有些應驗。正說之間。只聽有人扣門。慌忙將門開了。睜眼一看。原是哥哥回來了。將行李騾馱。

擡在家中。腳戶趕驟下店去了。劉魁義進得房來。拜見母親。哭訴衷腸。驟馱打開。拿出金銀財寶。彩緞物件。都裝在箱內。一家人團圓大喜。因此四方眾人都知王祖善知未來之事。個個來問。均有應驗。山東一省人知道這樁事情。男女老少都來領教。名滿乾坤。聲聞世界。河南人多來投師學道。王祖一齊收下。零續的約有三千餘人。馬玉從新蓋了兩座大房。來者都有安身之地。王祖與馬玉取了法名。元寶號丹陽。

子。後人都叫馬丹陽。王祖把大道傳與他。後收的門人三千餘外。你看那一個該傳皇天大道。就傳於他。若遇根基淺薄之人。不可失傳他。雖到咱羣中。不能得大道。存下一點好道之心。來生轉世。亦到好處去了。再說馬丹陽得了大道。四百餘人。盡是王祖相傳。成道者。只有七人。邱劉譚馬郝王孫。還有四百餘人。雖明大道。下不了苦心。莫成大道。又要轉世投胎。道心不昧。大道纔得有成。這是後來的話。再說登州府。

棲霞縣邱處機年方一十九歲看破世界常常尋伴  
修行。有一座廟宇名叫仙姑菴。這仙姑善知過去未  
來之事。邱處機就來拜求仙姑爲師。仙姑道。師徒二  
字原是前因有分。纔爲師徒。你與我無有師徒之分。  
我豈肯收你。處機道。望仙姑說明。弟子前因。師父是  
誰。仙姑道。你那前因。師父姓王。名重陽。就是你師父。  
處機道。我這師父如今在那裏。仙姑道。就是本府甯  
海縣馬丹陽家中。招募天下學道的。原是領天命而



來。你如今打點就往那裏去。處機拜謝指教之恩。回到家中。原來父母早已雙亡。並未娶妻。腳根無線。心欲出家尋師。將田地交與家人照管。拜別父母墳墓。大哭一場。竟往甯海去了。來到丹陽門首。走進見了丹陽。倒身下拜起來。丹陽是王祖第一個門徒。處機關言尊稱馬老爺。弟子聞王祖住在貴府。特來拜望。祈馬老爺方便。領我去見丹陽。道你隨我同進茅菴。處機下拜道。弟子棲霞縣人氏。名叫邱處機。年十九。

歲拋別家園。前來求道。王祖並不招架。望著丹陽。把頭一擺。丹陽知師父不收。一手扯起。走到客堂。工人捧上飯來。丹陽說道。自從師父開壇設教。不論男女老少。收了無數。多有幾句道說吩咐。想必合你無緣。不然見你一言不答。定不收留。你依我說。你不如趁早回去。或別處投師訪友。處機道。我的主見在家中。就拿定了。這一來。總要拜師父爲師。全當與弟子無緣。不怕師父愛與不愛。收與不收。要在師父左右侍。

奉到老。就是不愛我。不過把我打死。亦無怨心。這個主意。再無更改。馬丹陽開言。呵呵大笑。你不是中了魔了。照這說起。你將師父纏住。師父不傳你大道。枉費了你的心苦。虛度了光陰。耽誤了前程。如何是好。處機道。不管師父傳不傳。是我情愿。再無二意。丹陽道。師父既不收你。我將你收下。打伴侍奉師父。你心下如何。處機道。咱心歡喜。慌忙倒身下拜。弟子就拜馬老爺爲引進師父。丹陽扶起道。再看你後來心事。

如何。且說王祖在茅菴中。只有劉馬郝王譚五人。會  
王祖談論道理。處機也來聽講。王祖見他來。閉目正  
坐。再也不講。如此者。非止一次。眾人各暗暗的笑。以  
爲與處機無緣。一日吩咐馬劉譚三人。你們隨我往  
南京化緣。一回處機看守門戶。不久就要回來。就此  
起程。師徒四人直往南京而去。且說處機見他四人  
走了。帶了一個鉢盂。慌忙趕到十里之外。走到跟前。  
王祖向丹陽說。叫他回去看守門戶。處機說。定然要

去。丹陽道。你違師命。按清規該打。處機道。弟子性命。乃是捨了的。就打死也要去。丹陽只得由他。師徒四人前面走。處機在後。相離半里之路。走到午間。過一旅店。王祖坐在樹下道。你們化些飯來與我吃。三人去到街上化飯。處機也去化飯。等了一會。三人都化的飯來。王祖把三人飯都吃了些。剩下三人吃了。處機也將飯捧到面前。王祖將飯一腳踢倒。翻身就走。三人依舊跟上。邱處機將地下的飯吃了。將瓢拾起。

也走。王祖罵著三人。你們化的甚麼飯。用在腹內。疼  
痛起來。真乃害我。一路大罵不止。走到一個破廟。安  
身。睡無鋪蓋。只得胡亂倒在地。下弟兄四人。有些寒  
冷。起來坐下。耐到天明。王祖起來就走。四人隨後跟  
上。走到飯時。王祖依舊叫你們與我化飯去。四人各  
掌了一瓢。上街化飯。不一時。都將飯化來。說道。師父  
請飯。王祖將三人飯吃了。剩下三人用了。處機將飯  
掇到面前。王祖仍舊一腳。將瓢踢倒。翻身就走。處機

就在地下將飯拾的吃了。拿上一瓢跟上就走。話不重說。行了一月有餘。照樣折磨。不一日。師徒五人到了南京城外。見座破廟。同到廟內。王祖說。你們到城內去化錢鈔。一路上受了淡泊。要些肉來。我用四人忙到街上化錢買肉。拿到師父面前。王祖道。把肉且放下。我想吃時就吃。王祖把酒吃了。第二日。眾人化的飯來。王祖將三人飯仍舊吃了些。惟不吃邱處機的飯。王祖道。你在那裏化來的飯。想必有毒。我用了。

疼痛不止。明明有心害我。手提桶。枋。按清規。每人打了二十日日如此。就有三月之久。暗將靈芝草化成肉形。掛於壁上。王祖說。今日取肉來我用。又有蒼蠅吐下的蛆蟲。拿起一塊。連蟲帶肉吞入肚內。說道。好香好香。我不肯騙眾。你們都來吃這美味的東西。用在肚內。好快活。渾身爽快。你們把飯吃了。都來用些。四人向前。聞著臭氣。又見蛆蟲亂躍。個個都要惡心起來。欲待不用。恐怕師父見怪。欲要用了。臭氣實實。



難受。眾人正在思量之際。邱處機把心一狠。伸手爪  
起來。填在口內。遂嚼遂咽。王祖暗說道。這便宜了。邱  
處機這個孽障。日後功滿頭名天仙就是他。卻說三  
個無奈也。只得吃了些。吃罷各自安歇。又過一月。交  
上冬天氣。狂風大雪。王祖說。好冷好冷。你們到街坊  
上。化些錢鈔。多買些乾柴。弄一堆大火纔好。四人遂  
到街上。化了錢鈔。每人買一捆乾柴。背回來。放在廟  
內。遂將柴架起。用火點燃。丹陽道。這火太大。恐怕房

上梁柱椽子。火燄升起。燒了這廟。怎麼處。王祖道。孽障不必多言。師徒五人。週圍坐了。火燄越著越大。邱劉二人。看看著到身上。說道。好熱好熱。王祖道。你二人。既然怕熱。門外去涼一涼。二人遂卽出門。風雪正大。王祖將廟門閉了。火越大。王祖坐在火內。馬譚二人。說。師父不可不可。王祖道。我身上纔覺煖和。再不必多言。馬譚二人。渾身流汗。看看把衣服燒著。實實難過。剛坐下。又起來。只在火邊亂轉。個個皆以死受。

單說邱劉二人在門外大風大雪。凍的坐下不住。冷得無可奈何。說道。咱二人圈伏在地。只得聽天由命。王祖坐在火裏道。火燄雖猛。卻燒我不著。嚇壞門人。弟子這般工夫難學。挨到天明。風雪纔住。廟內火燄纔息。二人將廟門開了。邱處機進廟。見師父在火灰內坐。巍巍不動。遂問馬譚師父怎麼坐在火內。丹陽道。師父坐在火內。火也燒不著。也莫燒著衣服。我二人在火頭上熱的。我們死去活來。邱劉道。我二人在

門外雪將衣服溼透。凍了個死去活來。正是水火既濟。煉金丹。受熱挨冷。非等閒。只待功滿朝金闕。乘鸞跨鶴。脫塵凡。王祖大喝一聲。好孽障。受了些寒冷。就有怨心。若是難受。你都回去快活罷。王祖翻身就走。說道。我回關西去。享我家中福去。任憑你們去罷。四人緊走幾步。一把手扯住。跪道。師父請回。弟子冒犯尊師。從今以後。再不敢多言。王祖道。既如此。每人打二十。楊拐四人道。弟子情愿領打。每人各打二十。常

常如此折磨。整整三個年頭。王祖見他四人性體磨成。說道眾徒弟。咱們如今仍舊回山東甯海縣去罷。眾人都起上路。照舊化緣。曉行夜住。不日到馬丹陽家中。眾人都來接風。下拜。安然住了兩天。王祖將郝太古叫來。他們性情未煉。今授你口訣。你到北直隸去化飯煉性。拿住心猿。清靜便是道理。若見本來面目。師徒自然相會。郝太古拜謝畢。揚長去了。王祖把王處一叫來。聽師父與你口訣。守心一竅。如此如此。

就是這樣行事。你到家中修煉去罷。王處一拜別去了。這話不表。再說那四方之男女。越招越多。王祖對丹陽道。眾門人。我只可與他們說些正理。解命的工夫。你替我傳與眾門人。我的塵緣已盡。不久就要別你們去了。丹陽拜謝。回去做齋。將飯送到王祖面前。王祖就用。忽然將飯吐了。生出一身疔瘡。叫疼不止。丹陽大驚。暗暗說道。好生奇怪。我看師父。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金石無礙。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豈有生

一身疔瘡之理。心上悶悶不解。眾門人都來看病。言說師父明明是個神仙。怎麼生疔瘡大病。都不解其故。王祖整日不用飲食。開言道。眾門人拜我一場。我如今無常到了。死後須用棺木裝殮。擡送關西。過了鄠縣。棺材上的繩索到那裏斷了。就將我埋在那裏。方表師徒之情。死後不可慟哀。若慟哀時節。就要生災生病。言罷氣絕而亡。眾門人都叫師父那裏去了。個個都不敢舉哀。只有丹陽大放悲聲。哭將起來。眾

門人攔住道。師父也曾吩咐。不著悲哭。怕有災患。丹陽道我與師父情慟了。我忍不住。不由的悲哭起來。眾門人都來弔孝。四方男女盡來弔孝。個個問道。師父明明。是神仙。怎麼這樣死的。苦情。眾人不解其故。一時閒。尸骸臭氣。臭氣熏入街坊。四處都有臭氣。遂將棺材擡來。裝在內邊。釘了棺蓋。繩索捆了。取幾根木扛。丹陽道。師父吩咐著。把他擡到關西。到鄠縣地面。繩索斷在那裏。就埋在那裏。師父說過。你們愿去。



不愿去。若愿去者。打點行李。明日就起程。吩咐已畢。眾人各自回家。次早馬丹陽將眾友都叫來。拿起木扛繩索。八個人擡上。邱劉譚馬四人扶扛。又有四人。曹許張李八人擡起。還有許多人。隨路兌換相幫。出了村莊。男女老少人等。都來送靈。約有三千餘人。送出十里之外。男女滿散。眾人勉強挨受臭氣。走了三天。離家不遠。又走了幾日。到河南地方。盡行逃去。惟邱劉譚馬四人。擡到閩鄉縣。全無臭氣。盡成香氣。縣

城內外都聞香氣。都說道。這香氣從那裏來的。路旁人纔聞香味之氣。從材內出來的。眾人喝猜道。裏面是有道之人。走到午時。見居士女善人。上前扯住靈柩。請用齋飯。四人說。怎麼就有與咱備齋。遂將靈柩放下。用了齋飯。謝了女居士。到晚有個店家。迎著四人說道。請把靈柩擡到裏面安歇。四人遂擡在裏面。擡上飯來。大家吃了安歇不題。次早起來。開發店主飯錢。店主道。不要錢。四人道。你爲何不要錢。店主道。

有人化的。所以不要錢。四人道。何人化的。店主道。難道你們就不知道麼。你們先使著一個老道來化。四人驚訝不已。個個狐疑。是那裏來的。何人化來。四人攔上。又走走。走了幾里。原舊有人攔住。放下靈柩。吃了飯。拜謝已畢。再擡靈柩。就走快輕如風。好像一個空棺木。過了潼關。四人一邊走一邊說。那一個道人與咱化飯。真乃奇怪。邱處機說。棺木並不沉重。你們三人擡上。我快行幾步。看前面何人化飯。三人說。這也

使得處機趕到華陰縣。在一個店鋪上。見師父正在  
那裏化齋。處機慌忙一把手扯住。叫師父。你又活了。  
王祖大喝一聲。孽障。你今日洩漏天機。你日後大餓  
死七遭之難。小餓死無數。誰替你受難。你四人將我  
埋了。都不可回山東去。就在秦川任意逍遙。募化乞  
食。以度日月。說罷。袍袖一展。揚長去了。處機倒回迎  
著三人說道。前面化緣的。當就何人。原是師父。師父  
罵我大餓死七次。小餓死無數。說我洩漏天機。這個

大難落在我身。又說將師父埋了。不可回山東去。咱  
四人就在秦川化飯煉性。說罷長拂去了。四人把靈  
柩擡在華陰縣。店主攔住。放下靈柩。四人吃飯畢。謝  
道。起身。天天有人備齋。過華陰。經渭河。到臨潼。又至  
鄠縣城西。二十里之遙。忽然繩索斷了。四人進了村  
莊。來問此地。原來是胡員外的地。就往門上。請出胡  
員外來。邱劉慌忙施禮道。村西那塊地。人說是老先  
生之業。心想將我師父埋在內邊。不知尊意如何。胡

員外道。你師父是那裏人。你兩個是那裏人。不知根由。豈肯與你們。真不通情理。二人說。我師父是咸陽縣大魏村人氏。死在山東。我們是山東人。來送靈柩。師父曾吩咐我們。到那一方繩斷。就埋在那一處。方纔繩斷在老先生地內。因此來求這地。胡員外聽得。驚道。怪事怪事。你師父的根由。老拙盡知。他住在大魏村。是個武舉出身。殺賣爲生。人人叫他王屠。他隔壁有個王媽媽。家財豪富。常供養僧道。念經好善。處

處有名。有兩個乞丐。向王媽媽家乞食。王媽媽不與。你令師一見。可憐飢寒。請到家中。供養二十餘天。那兩個就是漢鍾離。呂洞賓二位神仙。傳與大道脫胎神化。壽活五十八歲。成了大道。他的夫人將仙圖已經埋了。我這裏地名叫做乾河。那一年雷擊開一處地方。分爲兩段。令師又現出身來。有兩個道人把你師父數罵一頓。二人散無蹤影。令師原是修成了一位大羅神仙。那個地就叫活死人墓。關西一省無人。

不知豈有死而復生之理。依你說來。是死兩次。我們  
常說。有這個人。求財廢了心機。反便宜了。那個人。譬  
如張三求財。枉受了心苦。不能得財。爲一樁別事。反  
落在李四手內。好比王媽媽。供養僧道。常常求道。感  
動了鍾離洞賓。前來度化。王媽媽將二位神仙。趕出  
門來。令師將二位神仙。請到家中。供養二十餘天。得  
了傳授大道。我這裏隨有一個口號。王媽媽燒夜香。  
便宜隔壁王重陽。關西人人皆知。怪道昨夜三更夢。



見令師。化我這塊地葬身。果然應了我的夢。斃了。斃了。了。老拙有這大福分。合一個神仙有緣。我還說甚麼地價。吩咐工人取鐵杵來。隨我破土開墓。於是領工人拜見仙靈。八拜四禮。口稱祖師弟子孝敬仙靈。吩咐工人破土不多時。將墓掘好。埋了棺材。封土已畢。名斷繩宮。立下碑記。胡員外恭揖道。四位仙長。請到舍下住幾日。四人道。多謝。我們還有不了的事。定然要去。胡員外再三請到家中茶飯畢。四人謝了胡員。

外拱手而別。四人商量道。我們何不到大魏村。師父  
家中看一看。眾人道說的是。四人過渭河。走了半天。  
到大魏村。見一老者問道。這裏有一姓王。名重陽。他  
還有後人否。老人道。你問他怎麼。四人道。這王重陽。  
是我等師父。老人道。這是我家老祖。我是他五服以  
外的孫。聞說老祖成了仙。他有四個兒子。死個乾淨。  
過繼的人。他都無了。人人都說出了個神仙。把風脈  
拔淨。我們一村。並無一家富豪。都是受窮苦的。把這

一方風脈都拔淨了。眾人與老祖在村北蓋一祠堂。塑下泥像。就留了這點蹤跡。老人引四人來到廟中。四人下拜。感傷不已。痛哭起來。就在廟中住了一夜。處機開言。師父吩咐我。就在八百里秦川。任意遊玩。乞食煉性。倒身下拜。謝過三位師兄之恩。就此起身。拱手而別。向西去了。劉祖向東。丹陽向北。譚祖向南。各自雲遊去了。單說郝太古在北直隸煉性。行到趙州橋上。也不上街化飯。見橋底下有一個高臺。河內

的水小。這橋原是魯班修的。就是個仙景橋。就在橋下打坐。隨放下蒲團。盤膝打坐。閉眼合口。不語不食。有半年多天氣。四方人曉得都來供齋。說道師父請用齋。郝太古一言不答。供齋之人叫了多時不語。抓住太古肩頭亂搖。太古只是不動。男女來了多少。都看皆是如此。此時常有些小童孩子。抱的磚石瓦塊。在郝太古身邊。週圍磊成牆來。直磊到頭上。如此戲耍。有數十天。大人看見。纔將亂石瓦塊丟去。郝太古整

整坐了六年。王祖忽見趙州橋上。白氣衝天。就知郝太古在橋下打坐。說道。這個孽障。我著他在人世上。煅煉酒色財氣。走那花街柳巷。對景忘情。保住金丹不漏。再煉無名障礙。煉那心高氣傲。有人打罵不敢動。喚就認他做師父。有人涕唾在面。斷不可自擦。擦了不知緊要。恐怕羞了那人。唾面自乾。便是道。心如寒灰。歸本竅。萬馬營中。當無人。混俗和光。是仙道。孽障放著。大道不煉。只管盤膝打坐。守住後天一口元

氣不死不活。孽障之心決在內裏藏。不能出外。如何是好。莫說打坐六年。方休張剝皮。坐了五百年塵心。猶然在內。總是無益。就坐幾千年。決有一死。不過做個精靈之鬼。只比世人高一層。不免點化他一回。王祖將身一變。變了一個窮人到面前立起。拿著兩塊磚。將兩頁合在一處。將上頁拿住。磨將起來。磨了一天。第二天又磨。如此磨了二十餘天。那磚過來過去。還稍著郝太古身上。郝太古勉強受著。不說又磨了。

幾天郝太古忍不住了。方纔說道。你是那裏人。爲何在我面前磨磚。你要磨別處去磨。一月天氣總在面前。開我是何意思。王祖說。師父錯怪了人。我道是好意。爲你在這裏孤棲冷淡。陪著你道不好。反來怪我。太古說。我爲人只好孤棲冷淡。不愛與人打伴。你快去罷。王祖說。我爲人離了合伴。就活不成。我偏不去。這趙州橋是官地。不是你祖置的地方。有你住的。就有我住的。我不去。你且奈何。太古說。你也說得有理。

我且問你。你常常磨磚。有何用處。王祖說。你枉做了  
一個出家修行之人。你纔不知世事。我將這兩塊磚。  
用一年工夫磨的光亮。照在臉上。比那銅鏡還明。如  
同寶貝一般。賣上幾千兩銀子。發了財。買些好衣服。  
穿。就是這個主意。郝太古忍不住大笑道。看來世上  
人。你是頭一個愚人。推情度理。那磚是泥土燒的。磨  
舊就沒有了。怎得光明如鏡。真乃愚人。王祖道。你比  
我更愚。打坐豈能成仙。你纔坐了六年。你看修仙公



案上面。梁武帝時。雪山有個張剝皮。整整坐了五百  
餘年。不語不食。梁武帝請他到廟內。與志公比法。兩  
個暗中出神。志公是陽神。剝皮是陰神。剝皮後投了  
豬胎。志公大發慈悲。不忍剝皮墮落。把豬牽死。還回  
本竅。醒來羞的面紅過耳。老師父你也出家修道。祖  
師留下這段公案。傳與後世門人。好分邪正。便能明  
白。你不明大理。在趙州橋下。假裝禪像。只怕耽閣了  
你的前程。閉口合眼。假打坐。好比犯人坐監牢。不知

留魔在內宮。難躲無常路一條。真乃可笑。太古聽此言大驚。我方纔說你是個愚人。怎麼知道大理。常聽人說。張剝皮靜坐五百年。守住一點陰氣。這個人把我提醒。我看你是受苦窮人。怎麼就知道修行的大理。如何也知道張剝皮的事情。句句是我心上之病。分明是有道之人。前來度化與我。我還不拜。等待何時。於是立起身來。也不打坐。跪在地下道。多謝明公指教。磕下頭去。起來不見那人。只見化一陣清風而

去。郝太古纔知是真人點化。從新叩頭望空拜謝。從此遊雲募化去了。又過幾年纔見本來的面目。奉師父之命。到華山開壇設教。度化後學。在山上拿著鑿子。打了許多石洞。石洞內都供下聖像。又在南峯背後打了個石洞。郝太古在石洞內飛昇。這後來的話。再說邱劉譚馬四人。於丙子年在鄆縣地方遇在一處。俱各歡喜。開言說。咱四人何不將這幾年修煉的工夫。大家評論評論。誰淺誰深。四人道。正是。馬丹陽

道。昔日師父傳與我口訣。叫我傳與大眾。我依師命。連你三人。共有四百餘人。個個是我傳授。我纔行不。上去。我看劉兄與眾不同。倒像是大功完全的樣子。你是怎麼用工。師兄。你把我們指教指教。劉祖說。我受你的口訣。你反領我的教。其理不合。邱譚說。不是這樣講。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各人。我們雖得了口訣。無有苦志。比不上你。何妨指教指教。劉祖說。你們都說我。比你們強。我看也只罷了。我如今的工夫。性如。

清風一般。命如明鏡一樣。你們說你們的工夫。丹陽道。共同修行。用工各別。久久功到。自然透徹。譚祖道。魔王處置。先天決烈。邱祖道。除死方休。就是一訣。四位講道。飛禽走獸。圍住四面聽法。四人道。你看鳥獸。都來聽我們講道。奇怪奇怪。丹陽道。鳥獸乃天地所生。常言說。萬物皆同一體。修者多能得道。這禽獸既來聽法。我傳授大道。詩曰  
大道門戶開。單等後學來。那個能死心。鳥獸上天台。

都把塵心斬斷。無名煩惱。盡都掃滅。用力加工。來生  
脫化人身。再若修煉。必須見道。省悟省悟去罷。鳥獸  
都像磕頭下拜一樣。四散而去。此處立碑記事。四仙  
姓名。四世分宗。萬古流傳。再說劉真人。自覺功夫滿  
足。自然脫胎神化。拋下尸骸。只聽仙樂響。唬一隻仙  
鶴。落在面前。有一仙童。手捧敕書。高叫道。劉真人。你  
如今功行完滿。上天丹書來詔。詔你先拜西王母。斗  
牛宮內。瑤池會上。考驗你的道行。常言說。世人使的

銀子是假的。怕的是灰池。灰池一過。就現本像。大羅神仙。怕的是瑤池。瑤池多有美貌的仙女。考驗神仙道行。纔能見玉帝。仙童說了。請劉真人跨鸞鶴來到瑤池。聲吹細樂。劉真人隨仙童到王母殿前。倒身下拜。口稱弟子劉處元。與王母慶萬壽無疆。王母問道。你的三千功。八百行。皆完是否。處元道。弟子的功行。都已完滿。並不缺欠。仙童看坐。處元謝坐。仙童看酒來。處元用了一盃。眼睛細看。王母不過四五十歲。仙

風道骨。又看兩邊站立的仙女。個個美貌無雙。心內暗想道。比下界分外齊整。越看越愛。微微動了一點邪念。王母慧眼一看。就知處元動了色心。吩咐仙童。將處元扯出宮門。打下天台。還入他的肉體。色心不退。就來見我。天上那有好色的神仙。理該墮落。處元慌忙下拜。望王母慈悲恕罪。弟子再不敢動色心了。王母道。上天那有徇私之理。仙童快去。扯出台外。仙童領命。把處元一腳踢下塵凡。原就如簸甦醒回來。



定了一定。心纔知道。還原入竅。大放悲聲。哭將起來。可憐我修煉多年。千辛萬苦修成。見了仙女。動了色心。王母把我打落塵埃。前功盡棄。可恨自己。心內暗想。名利心全無。就是一點色心未退。將一個神仙壞了。我從頭下功。煅煉身心。這山上又無美色女子。這該怎麼煅煉。當日聞許真君在山打獵。見一小鹿。真君抽箭射到小鹿右肋。小鹿帶箭上山跑了。真君趕不上小鹿回家去了。過了兩日。又到左邊山口打獵。

走了半日。見路邊兩個死鹿。小鹿右肋有箭。真君把箭拔下。認得是自己的箭。這是前日在那右山射中了小鹿。走到這裏纔死。老鹿跟我前來。見小鹿帶箭身死。疼愛兒的心重。吐出舌頭在箭左右。餒見小鹿不能回陽。老鹿也氣死這裏。吩咐兩個工人將鹿擡到家中。用刀先將老鹿的皮剝了。將肚子割開。看那老鹿腸子一寸一寸腸子粉碎。真君說這奇怪。怎麼鹿的腸子粉碎。把那小鹿的肚子割開一看。腸子整

整齊齊。真君道。怎麼兩條腸子。不得一樣。跟隨工人。說道。常聽人說。世上只有娘痛兒子的心。重兒子。帶箭身死。疼兒。不過。又不能拔箭。只得在箭左右。餌抹。見不能回陽。痛斷肝腸。因此腸子粉碎。將人比畜。都是一般。大家歎道。可憐。可憐。真君一時。天理發現。說。老鹿痛斷肝腸。將人比畜。都是一般。怎麼我做這樣。沒天理的事情。如有射死我的兒子。我豈不痛哉。我常常打獵。不知傷了多少性命。該當何罪。自己懊悔。

不及遂將弓箭拿來用石擊了個粉碎。於是出家訪道。後來修成大道。在江西西山開壇設教。招募天下學道之人。就有八百個人。雖知修行念頭未悉正與不正。真君要把眾門人的身試一試。遂將八百徒弟。叫到面前。每人與木炭一根。眾人道。天氣炎熱。要木炭何用。真君道。非是著你烤火。到晚來將木炭抱在懷中睡覺。等到明早我來收每人的木炭。我若不來。斷不可先起來。那個不遵。按請規法處之。眾人道。謹

遵師命。真君又道。酒色財氣四般孽苦。必須斬斷。惟  
有色心難斷。頭一重地獄。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  
這四般孽苦。你們可都斷了沒有。眾人道。師父我們  
丟了功名富貴。一心伴道。名利二字早已斬斷。真君  
道。名利斬斷。只怕色心未斷。眾人道。色未斷。怎肯拋  
別妻子。自然斷了。真君道。既然如此。你各抱木炭而  
睡去罷。眾人都歸丹房。這個問那個。那個問這個。都  
不解師父是何意思。只得各抱木炭而眠。睡到半夜。

子時忽有一樁異事驚人。八百根木炭都變做美貌女子。精溜溜赤條條。雪白身體軟濃濃。抱在懷中。眾門人拿捉不住。色心已動。把修行的事都忘卻了。且圖眼前快活。與女子交歡片時。都將精脈拋散。爐中的火候走了。多有抱住不捨。直到天明。真君來到丹房。把頭一個踢了一腳。睜眼見了師父。翻身起來。真君道。還我木炭來。門人將木炭兩手捧獻。真君接在手中。叫聲孽障。你看木炭上是甚麼東西。門人道。這

是弟子口中流出涎水。真君喝道。你還敢強辨明明。是你的精脈。門人羞愧不敢多言。真君道。你還俗去罷。何必久戀玄門。吃了十方的血汗。反作下孽苦。門人羞的面紅過耳。又到第二個丹房。叫醒了門人。就討木炭。真君將木炭接在手中。說你看木炭上是甚麼東西。門人滿面羞愧。不敢回言。只是磕頭在地。話休煩絮。且說八百根木炭收完。只有兩個人。木炭上並無一點形跡。原來一母所生。同胞兄弟。叫張世萬。

哥哥叫張世千。真君道。善哉善哉。開壇設教一場。纔  
招了兩個門人。真吾弟子。真君問道。大家把火候走  
了。你弟兄爲何不動。得了甚麼祕訣。二人道。弟子常  
在那烟花巷內。美貌紅裙歌妓。抱住他。用力加工。纔  
保金丹不漏。火候不飛。煅煉穩如泰山。纔來拜見師  
父。真君纔聽得此言。大喜道。你二人必列上仙之位。  
真君贈詩一首。詩曰。

丹田有寶休尋道

夜愛美色不坐禪



對景妄情超三界

蟠桃會上樂自然

斬斷色心煉金丹

懷抱美女心不亂

名利二字再除卻

便是一個天外仙

真君讚罷時七百九十八門人真君又說道你們回家去罷。我不要了。眾門人跪求師父慈悲。弟子去邪歸正。真君作詩一首。詩曰。

貪心內藏總在心

懷抱木炭變女人

不願修煉成大道

只圖風流喪元精

眾門人磕頭在地。弟子從今用功。斬斷色心。望師父慈悲。弟子若回家去。到看親朋。恥笑。再不敢犯戒的了。真君道。既是這樣說。留下你們。把你心煅煉就是了。從此眾門人加工進步。後來多到地仙之位。張家二弟兄。到上仙之位。且說劉真人。自歎自想。我當這八百根木炭。看此公案。是實。看將起來。累代仙佛。打過這境界。纔能成功。打不過這境界。縱然有道。色心不死。終久不牢。我雖然斷過色心。並沒行抱木炭的。

工夫。我學張世千張世萬也。到烟花巷內。同幾個紅裙歌妓操煉。看是何如。劉真人於是點石爲金。買了些紗羅紬緞。做了衣服。穿在身上。遂到勾欄院來。到了門上。守門人遂卽通報。裏頭有人出來迎接進去。眾歌妓看見劉真人。身上衣著紬緞。帶著許多的行李。定是有錢的人。請到臥房。眾歌妓都來叩頭問道。老爺高姓大名。貴郡何處。劉祖道家住山東登州府掖縣人氏。姓劉名處元。眾歌妓都稱劉老爺到了。獻

茶畢。又掇上來海菜席一桌。真人吃了一頓。取出金  
千兩。賞與眾歌妓。盡皆歡喜。日落到晚。真人合兩個  
歌妓。推盃換盞。彈歌唱謳。直到三更時分。纔散酒筵。  
歌妓打開鋪蓋。於是各寬衣服。劉祖大顯神通。反採  
妓女的淫氣。這是採戰的工夫。又是火裏生蓮。正是  
懷抱美色不動心。逆轉黃河上崑崙。世上採女當平  
常。我今採女認親娘。仙佛都從女中出。這般消息陰  
抱陽。好比荷葉上露水兒。要染著的。又不要染著。又

不要染著者。又比那父母愛兒子一般。又要打著。又怕打著。說在這裏。卻不在這裏。來到坤方。便是人折花瓣。弓採花心。步步頭頭皆是道。累累層層豔麗春。世人不達書中理。輕洩天機。雷打人。五十日近監。只算三千時辰。暗裏辦。不愛他美貌嬌花。只待他甘露生泉。功神州。破赤縣。捉住金精仔細牽。送入丹田上。泥丸。防危慮險。除雜念。纔得了然。鶯聲燕語。調戲咱。我的意馬。緊牢拴。任憑任嬌妖體態。十指尖。風滾滾。

浪點點。要採你出。壇花兒。朵朵鮮。得了花中寶。纔把  
母親見。俺是個夜明珠。空中懸。俺又比清淨海。一塵  
不染。又比那。試金石。高低便見。又比那。鐵饅頭。下口  
難餐。金烏髓。玉兔筋。二物團來一處烹。陰符陽火分  
子午。沐浴加臨卯酉門。守黃庭。養谷神。男子懷胎笑  
殺人。猛然間。得清淨。鉛鼎溫溫現。寶光上金橋。望曲  
江月裏。分明見太陽。吞服烏肝並兔髓。換盡塵埃舊  
肚腸。名利場。恩愛鄉。永不回頭望兒郎。人人說我來

嫖浪滔天月弄潮。因得路上九霄。月影紅霞北斗稍。  
摸住織女支機石。踏遍牛郎駕鵲橋。八仙巢。膽氣豪。  
偷了瑤池王母桃。纔見娘親之面。母子纔得團圓。多  
虧死心混俗和光在人前。全憑心意煉慧劍。殺死羣  
魔。得了然。劉祖在勾欄院內住了一年。天氣越煉越  
固。懷抱美色。毫不動心。身如金剛。志穩泰山。正所謂。  
煉就純陽身。不壞戰退羣陰性。自全。劉祖只等上天。  
丹書下詔。跨鶴上昇。上卷從頭看罷。再看下卷分解。

七真祖師列仙傳下卷

單說西方二十八祖。達摩老祖。梁武帝常在少林寺設教。度化了許多門人。回到西天成真。至元朝。又來東土度人。聞得人說。王重陽老祖的徒弟。劉處元。亦修成仙。人人都知。如今落在烟花巷內。與紅裙歌妓。犯了色戒。必至墮落。可惜修煉的工夫。一旦付與流水。常言說得方便處。且方便。不免我去點化一回。倘若醒悟。結一個善緣。做一個徒弟。改道爲僧。不免一



走。到了勾欄院門首。見門前有人打了一恭。請你往裏面。傳報與劉處元。說西方胡僧來見。門上人傳與劉真人。門外有胡僧來。劉真人就知達摩祖師特來點化與我。真人道。請他進來。門上人卽引達摩進來。一見劉祖。打了一個稽首。道。請了。劉真人並不動身。也不稽首。坐著說道。禪師請坐。達摩坐下。說道。你在此有甚緣故。劉祖道。飲酒飄風。達摩道。酒是穿腸毒藥。色乃剮骨剛刀。財乃勾命之鬼。氣是無烟火炮。不

貪不淫最爲高。耗盡了無常來到。四般都是殺人刀。躲過了仙家元妙。劉祖笑道。領教領教。雖然這樣說。酒色財氣。斯是人人皆知。是個壞事。個個皆貪。雖然不好。人人皆愛。想必有些好處。也是有之。依我看來。好山的好山。好水的好水。願作甚麼。就是個好事。飲酒貪花。快樂至美極矣。就與一個神仙也不想做了。遇著好花插滿頭。遇著好酒醉方休。人生都有百年壽。得風流處且風流。達摩暗笑道。孽障。只圖眼前快。

活把修仙之事全然忘了。看來這樣光景難以度他。他怎樣纔好。只見十幾個歌妓手中多拿好花插在劉祖帽上。劉祖甚喜得意。眾歌妓都在身上摸摸揣揣說說笑笑。達摩看見這個樣子。心中不愛說。這個孽障學道一場。將個真人反變成這個樣子。真乃可厭。可惱。這樣還度他何用。起身說了個請。我要去了。劉祖道。且慢。且慢。你特來看我一場。我敬你一頓點心。再去未遲。達摩道。我就受你一頓點心。劉祖吩咐。

歌妓快去拿些麪粉來。把麪粉捏成一餅。用鍋一隻。放在劉祖肚皮上。熬起餅來。眾歌妓大笑。都叫劉老爺。這是怎麼樣子。劉真人道。我要肚上熬一餅。與胡僧充飢。眾歌妓道。要熬餅。或到廚房下。麪餅放在鍋內。架起火來。纔可熬餅。如何鍋子放在肚上。焉能熬餅。真乃恥笑。單說那達摩老祖。暗暗說劉處元。真是一個狂頭。肚皮上焉能熬成麪餅。理當走了。纔是。既留供齋。我看他如何熬個甚麼模樣。一言未罷。只見

鍋子熱氣騰騰。真個在肚皮上熬熱。達摩一看。吃驚。怪異。歌妓們笑嘻嘻說。都來看劉老爺肚皮上熬成。麪餅。自今以後。將鍋子放在劉老爺肚上煮飯。省下銀錢買柴。達摩暗說道。這個狂夫。怎麼有這樣本事。真人一刻將麪餅熬成。放在桌上。請禪師用點心。達摩吃了半邊。歌妓說。與禪師燒茶。真人說。快拿一壺冷水來。歌妓把壺水拿來。交與真人。真人將壺挾在腋下窩裏。不一刻。壺水就滾了。放下茶葉。歌妓滿斟。

一杯遞與達摩。達摩接茶在手。暗道怪異怪異。經書上說純陽之體。纔是這樣。他莫非就是純陽之體不成。但是嫵這紅裙歌妓。豈不耗散精神。焉得純陽之體。我要領教。劉真人笑道。今日前來度我。要我與你做個徒弟。改道爲僧。是不是。達摩暗暗驚道。他就知我的心事。又知我的名字。分明是個神仙。方纔心服。真人又道。你看我改道爲僧。也像你保守著一口陰氣。有何出奇。你看我穿的衣服。是綾羅紬緞。飢餐酒

肉。嫖這紅裙歌妓。何等的快樂。你乃坐井觀天。那知井外之天。廣大無邊。又比腹內小兒。人內有人。烏鴉怎能配翡翠。小鴉焉能比鳳凰。你看我紗羅罩住純陽體。破衣裹著一團陰。不知陰陽顛倒法。正著傍人笑破脣。你穿的破爛衣服。正是破衣裹著一團陰。達摩聽此言。毛骨悚然。我是西域第二十八個佛祖。我度化了多少徒弟。我的道已到高大地位了。誰想他比我更高大。何不拜他爲師。慌忙倒身下拜。弟子道。

行淺薄。不知真人。望乞恕罪。情愿拜在門下爲徒。望乞收留。真人道。你的意思。看我改道爲僧。你今改僧爲道。難免眾人恥笑。達摩道。不怕他恥笑。真人道。既然如此。就收你爲徒。附耳來聽我傳道。

童子修行精氣全

靜中一氣可昇天

既有無爲身不破

便是真修大羅仙

幼年之時喪了陽

半路出家性狂顛

乾藥走入坤宮內

卻成離卦不虛傳



達摩道像師父這樣人。破了身的。後學就不能成道。真人道。半路出家。是經見多了。得了真言口訣。修成大道。再無毀壞。未破身的童子。修成大道。恐怕他見了瑤池的美女。保守不住。就要毀壞。達摩道師父說了。半路出家。口訣甚麼言語。真人道。取坎所爲。心實在。返本還原。陽復生。後學人。不知道真水火。焉能知道真陰陽。傍門心神忘。思量若你無爲。空打坐。足然無爲。不能常習靜宮。守黃中。到老耽閣一場空。縱然迷。

了真如性。陰魄投胎入鬼鄉。累代仙佛從此得。跳出  
苦海上天堂。密知密知。達摩拜謝。叩辭去了。走到無  
人之處。說道。頭戴斗篷。身穿袈裟。項掛數珠。腰繫九  
股黃絛。假裝這個模樣。就算了大道不成。遂將斗篷  
扯了。袈裟脫了。絲絛數珠。扯的紛紛稀碎。在那泥窩  
裏打滾。面貌塵垢。假裝風魔。想起劉真人的道。真乃  
高大。不免作偈一首。偈曰。

纔見插花劉真人

絕世喜情斷紅塵

日日不住貪花酒

時時刻刻不動心

又作偈一首

拋去斗篷不爲僧

改僧爲道換身行

袈裟落地紛紛碎

假裝癡呆又帶瘋

後來成了大道。立了道門宗派。叫做達魔。十八個字。  
留傳世上。再說邱處機。緣法淺薄。受冷受飢。時常如  
此。聽得人說劉師兄。今在烟花巷。嫖那紅裙歌妓。我  
不免看他一回。是個甚麼意思。不。一日。到烟花巷門。

上肩挑蒲團。就往裏走。看見劉祖。合幾個歌妓下棋。邱處機問道。劉師兄。我來了。劉祖並不答應。連叫幾聲。也不回頭。眾妓大笑道。劉老爺。這不是道士。叫你爲何不答。邱處機暗暗的罵道。我和你師兄道友一場。你今嫖這妓女。全不怕外人恥笑。你如今不信道了。你和我答句話。何妨。並不招架于我。越思越恨。卽暗出門。在外拿了一把乾柴。走到劉祖背後。點起火來。燒之。眾妓道。看火燒了衣服。處機上前用手指劉

祖道。你背後失火了。劉祖道。我何曾失了火。孽障。你  
自己心上失火了。你還不知火著自己。豈不耗你的  
精神。反怪我這一點動靜不知。你還出甚麼家。就望  
處機睡了一口。你還不掃興還俗去罷。你通不知暗  
動無名。枉吃了十方血汗。真乃作孽。邱處機聽了此  
言。卽時醒悟。好比夢中提醒。纔知師兄得了大道。與  
歌妓在一處。混俗和光而已。倒身下拜。多謝師兄指  
教。挑上蒲團。雲遊去了。再說孫夫人在河南府洛陽

縣乞食煉性。三事滿足。無所不知。又能分身變化。我在河南修行一場。吃了十方血汗。理當報答。如今現在瓦窑。顯些神通。看此方人。回頭向善。心念道教。都到好處去罷。于是孫祖大顯神通。化作兩個老道。在街上抱住孫夫人頸項。走一步親一個嘴。街上人見之不雅。都說道。風婆娘作起怪來了。與兩個老道苟且。街上人心中不服。以此報官。官卽命眾人背乾柴。等他三人進瓦窑。將柴積起放火。燒死他們。及到他

三人進窰。卽時放火。只見一聲雷響。窰閃出三個烟洞。三人各駕仙鶴騰空而起。孫夫人道。多謝十方施主。我乃孫不二。擾害你們幾十年。我今要回登州府家裏去了。此位是我夫主。叫馬丹陽。這一位是我師兄。邱處機說畢。化清風而去。縣官纔知是三位神仙。倒身下拜。吩咐百姓。就在此立廟。塑起三位神像。名曰三仙菴。廟宇落成之日。縣官親身到廟上匾掛額。孫祖修行後。歸洛陽數十餘年。得衣鉢留下蹤跡。立

大廟三仙。久倚安樂窩。洛陽縣。老老小小。今日纔知。  
瘋婆娘。是個有道之人。皆來上香禮拜。咸歸于善。孫。  
夫人。到洛陽十六年。纔見本來面目。回到家中。鄰居。  
聽知此言。多來禮拜。說道夫人。中了瘋疾。容貌燒壞。  
當夫人死在外邊。誰知今日回家。比前容貌更添丰。  
采。真個修成大道。你這幾年。在那裏住的。夫人道。我。  
在河南洛陽縣居住。你們都好否。眾人道。托福。自夫。  
人去後。我眾人。與你照應家園。朝夕伴眾修行。王祖。



得了一身疔瘡死了。眾人與你當家人。把王祖靈柩。送回關西。好有幾年了。並無一人回家。夫人今日回來。正好務理家園。夫人道。多謝列位。眾人漫散在街上。喝采不已。再說馬丹陽在關西。聽人說夫人不在洛陽。回家去了。不免回去探望一番。莫非夫人受苦。不過退了修行之心。因此回家。我去度化與他。不日到了家中。見夫人容顏比先前更好。心上暗喜。夫妻敘禮已畢。就把師父送到關西。葬在乾河地名改作。

斷繩宮。一言未罷。街坊上人。知馬真人回來。都來探望。眾人問道。令師葬在那裏。丹陽將始末來由說了一遍。眾人辭別回家。夫人問道。你我夫妻出門。別人執掌家園。把銀錢都被眾人暗暗搬運落的去了。如今連一分也沒有。這該怎處。丹陽乘此機會。顯出我的手段。說道。沒有銀錢使用。這是易事。夫人你將門外石子。拾幾塊來。夫人曰。這何用。丹陽曰。我自有道理。夫人遂將門外拳石。拿了幾塊。付與丹陽。丹陽接

住。將石拳了一拳。伸手遞與夫人。說道這就是銀子。換些錢鈔。家中使用。夫人接在手內。呵呵大笑。將石子拳成銀子。有甚出奇。你好比井裏打水。江邊賣孔子。面前講孝經。夫人也將石子拳了一拳。變了金子。將手一伸。道你看這是甚麼。丹陽一看。是黃澄澄的金子。大吃一驚。纔知夫人的道行。比自己強多了。夫人我看將起來。你的道行。比我高大。夫人道。拳石成金。有何出奇。咱何不較一較。咱夫妻修行的工夫已

成誰比誰高。丹陽回言。怎麼試驗。夫人說。你隨我來。領到廚房。是王祖在這裏聚眾招徒。常有千百人。在這裏吃飯的。一口大鍋。能下十石米。吩咐工人。到街上買幾石油來。將鍋到滿。吩咐工人。快取柴來。把油燒煎。又叫工人出去。將廚房門閉了。夫人說。你我夫妻在這油鍋內洗澡。夫人說。請夫主先下油鍋沐浴。馬老爺大吃一驚。說道夫人。我那有這個本事。不敢在油鍋洗澡。夫人望夫主唾了一口。你空受了師父。

大道許多年了。你幹的何事。竟不敢在油鍋洗澡。枉  
吃了十方血汗。大道不成。反作下孽苦。你還有面目  
見我。真乃匹夫。馬老爺回言。你莫非敢下油鍋不成。  
我就服你拜你。夫人道。這有何難。就將上下渾身衣  
服寬下。將身一躍。跳在鍋內。不見蹤跡。馬老爺大驚  
大喜。喜的夫人成了大道。驚的是不見夫人。莫非死  
了不成。叫了聲夫人。你可是活著麼。死了。夫人一陣  
扒將起來。我在鍋內。正是快活無邊。你甚麼當我死。

了。馬老爺慌忙倒身下拜。多謝夫人指教。夫人請出  
來罷。你公然大道成就。我纔心服口服。夫人翻身跳  
出鍋來。馬老爺忙取手巾。就到夫人身上揩油。夫人  
說不用。渾身上下你看。馬老爺細看。並沒有一點油  
氣。馬老爺讚道。真乃女中之丈夫。不枉修行一場。我  
與夫人贈詩一首。詩曰。

入火不焚便是道

跳在油鍋湯不著

金丹結成不壞體

這個工夫最難學

作詩已畢。夫人穿上衣服。馬老爺從新下拜。說道多謝夫人指教。我奉師父之命。也在關西伴道。回家來。指望度化夫人。誰知我受夫人度化。從此拜別夫人。今日就走。夫人送出門來。一餞而別。這纔是馬祖還鄉道。只道夫人不如我。誰知夫人比我強。馬老爺飄飄蕩蕩。原入關西。受了夫人指教。打聽眾道友下落。聞得劉道友二下天台。麗春院煅煉身心。大道必成。譚道友功夫也就滿足。只有邱道友。並不見功效。這

裏一日。那裏一日我聽人說。常在鄠縣長安左右。不免我找他一回。走了兩日。行到長安縣地方。南山底下。忽然遇見。都把蒲團放下。敘禮對坐。邱祖言道。師兄回山東到家裏去看過嫂嫂夫人。道行如何。馬老爺回言。你嫂嫂與眾不同。比咱更强百倍。就把那油鍋洗澡根由。說了一遍。邱祖聽說。心中歡喜。誇獎不盡。真乃女中之丈夫。就是丈夫也少有。邱祖翻身扒起。跪倒地下。望山東下拜。拜謝嫂嫂的道行。翻身坐



在蒲團上尊了一聲師兄。弟自拜了師父。師父並沒傳第一言半語。多蒙師兄指教。心上微微知道。半點修行在這關西地方。募化多年。並不見半點功勞。枉吃了十方的茶飯。學道不成。反作下孽苦。如何是好。望師兄再指教一二。馬祖回言說。正來爲此。我要指教你。知你並無有剛智。下苦之心也罷。我與你同伴同行。日化夜眠。左右不離。到誰家門上。咱二人同坐一個蒲團。若與咱一盃飯。每人吃上半盃。若與兩盃。

每人吃上一盃。若與咱一個饅頭。每人吃上半個。聽著我吩咐。有人打罵毀謗于你我。切不可強辯。死挨死受。不許內裏動瞋。但若是暗動無名。定然墮落。就是冷不可說。害冷就是餓死。不可思想吃飯。若吃思慮之食。那是無名之道。謹記謹記。從今受了我的戒律。犯著清規。定然法處。我與你意斷情絕。再不管你。邱祖慌忙下拜。從今以後。我拜你爲師父。多謝指教。二人翻身起來。同行有半年。天氣正遇三九。狂風大

雪師徒兩個死挨死受。遇見一個破廟。入內存身。避了風雪。誰想風雪七日不止。邱祖挨受不過。又冷又餓。心內想到。吃些薑粥方好。自古道。一人辨道。忙殺龍神。土地。上天有命。餓死一個修行人。靈官土地對命說罷。本方土地神進了村莊。與張家夫妻兩個托夢。叫一聲張善人。你夫妻聽我吩咐。你們村南土神廟。廟內睡著兩個大修行人。狂風大雪。不能出門。七日未食。如今想吃薑粥充飢。這是一樁功德。不可怠

慢張善人。清晨起來。告其妻曰。我昨夜三更做了一夢。夢村南土地神言說。廟內睡著兩個修行之人。被風雪所隔。七日未食。想吃薑粥。其妻道。好怪好怪。我也做了這夢。你可到土地廟內去看。是實是虛。張善人慌忙去到土地廟一看。公然睡著兩個老道士。遂回來告與妻說。果然有兩個老道。在內邊睡著。妻聽此言。心中歡喜。卽煮薑粥停當。張善人急忙掇上走到廟內。放在地下。叫了聲師父。請起來吃薑粥。話說

師徒們。餓的不死不活。頓了精神。扒將起來。張老每人奉了一盃。師徒二人。接粥在手。將粥用了一頓。馬祖回言。多謝居士的好意。我們七天並未行走。風雪不住。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避雪。又來送粥。張老道。昨夜晚上。我夫妻兩個。因做一夢。土地爺吩咐說。大修行人。在廟內。七天未食。思想薑粥充飢。因此我纔送來。馬祖回言。實不相瞞。原是如此。多謝多謝。張老回家去了。馬祖道。師父常說。若有了幾分修行。就

有龍王土地護佑。心上動念。想吃薑粥。就有人送來。說道。斷不可吃。思慮之食。這是無常之道。七天不食。我死挨死受。並未起念動心。我受了師父戒律。怎麼敢犯。遂問邱祖。你可思吃薑粥麼。邱祖道。實不相瞞。肚中飢餓。委實難受。心中暗想。吃些薑粥纔好。馬祖聽了此言。把邱祖唾了一口道。我把你這造孽徒。我與你千般吩咐。教你不可吃思慮之食。你竟然不聽。真乃口是心非。苟圖衣食之人。還講甚麼修行論的。

甚麼道理。從今後。你拜別人爲師。也不講師兄師弟。自今我與你恩斷情絕。你死不可見我。我死不可見你。你做仙做鬼。也不合你相交。翻身將蒲團挑起。走到門外。將蒲團分作兩半。把一半與邱祖。一半拿起。抽身就走。邱祖急忙趕上。一把扯住衣襟。跪倒雪地下。叫師父請回。弟子也不敢再犯戒律。馬祖回手把邱祖推倒在地。揚長去了。邱祖扒將起來。急忙就去扯住衣襟。馬祖仍把邱祖推倒。緊走去了。邱祖無奈看。

看再趕無益。只得回到廟內。大放悲聲。哭了半天。止了淚痕。自嗟自歎。好不羞愧人也。咬定牙根。從今發志。我如今做個戒牌。帶在身邊。倘或動念。就看戒牌行事。走到村莊。化了一塊木板。又到舖面上。借了筆墨。就在牌上題寫。酒色雙忘。財氣除。妄扳大道。任天誅。手接銀錢。筋骨斷。騙人資財。虎狼吞口。嘗滋味。肝腸壞。暗動無名。體化灰。弟子若不存心守。墮在鄴都永不回。戒牌帶在身邊。又雲遊了幾日。發願一天。只



化七家。與吃就吃。不與了就忍。上一天。也有兩三家。與了就吃。有得兩三家就算了。遊了半年天氣。只聽得傍人亂說。如今河東出了高人。叫做麻衣神相。見面就知人富貴貧賤。生死禍福。我何不著他相我。一相若有神仙之分。我遂下辛苦。莫有神仙之分。不免回家去罷。行來行去。就到了麻衣神相門前。麻衣相平素好供養僧道。兩門遇著。定然款待。邱祖坐在他。的門上。將木魚敲起來。口念真經。麻衣相聽見木魚。

聲嚮。定是僧道化緣。吩咐工人。把整飯掇在門上。去供養出家人。工人掇飯。連忙就往門外走。麻衣相隨。跟出來。一見這個道人。叫工人慢著。伸手在盤中拿了兩個饅頭。放在道人面前。吩咐工人。將整齊掇回去。叫道。道人拿了兩個饅頭去罷。邱祖道。先生這甚麼道理。我聞名先生好善來者。整茶整飯。我也是玄門弟子。金甌何厚。玉瓦何薄。你將整齊掇回。只與我兩個饅頭。這明明是羞辱於我。待人不公。是何道。

理麻衣相呵呵大笑道。仙長你錯怪了我。我到是好意爲你。邱祖道這樣相待。反說爲我。這請怎講。麻衣相道。仙長素常雲遊。也聽得我爲人沒有。邱祖回言。實不瞞先生。我在關西聽得人說。河東出了麻衣神相。相人生死禍福富貴貧賤。所以貧道千里而來。特來領教。並非化先生一頓齋。麻衣相微微笑道。原來如此。這話就好說了。我出門邊一見仙長的尊容。吃不得一頓整齋。我與你整齋用了。折你兩天之福。我

今日與你兩個饅頭。明日還多少見些。我還是爲你。並非辱你。邱祖回言。怪道先生相面。名揚四海。果然能說到貧道病上行。常用一頓整齋。果然兩三日挨餓。並無人與我一點。我真乃心服口服。卽時連忙站起來。打了一恭。說貧道來到尊府。特爲領教。先生將我相上一相。若有神仙之分。我還出家。若沒有神仙之分。我就回家還俗了。麻衣相道。我若說出仙長的五行。恐怕仙長著羞。邱祖道。常言說。算卦相面不留

情。若是留情便不靈。貧道遠行而來。豈是求先生假意奉承幾句。就算好不成。先生只管實言。麻衣相道。既然如此。我就對面細看。仙長五行罷了。臉上一看。到有一樁大病。邱祖問道。是何大病。麻衣道。這兩腮下長起兩條蛇。走到口上。是爲騰蛇鎖口。兩條毒蛇。將口護住。再不能吃美味。常受飢餓。孽苦滿了。定然餓死難躲。你真乃妄想。命薄不如蒿草。你還想成神仙。這一妄想。反折了你的福了。邱祖言道。照先生這。

一說。我不出家了。還了俗罷。或可躲過餓死。麻衣相道。仙長你也出家一場。並未學會一點道理。你這見識。合三歲孩童一樣。豈不聞天定其數。未造生先造死。出家餓死之命。難道還俗就躲過不成。生有時而死有地。一字也躲不過去。誰比諸葛先生。早已算著。在五丈原命亡。到後來沒有躲過。果然吐血而亡。仙長你比諸葛先生如何。邱祖聽言。滿面含羞。免強打了一恭。多謝先生指教。揚長而去。從此羞羞慚慚。沒

了主意。仍回關西。想道。麻衣相。真是神相。我常常挨餓受飢。枉受瞎罪。我何不早尋一個無常。到此無人之處。就餓死也罷了。走到渭河邊。四顧無人。整整八天不食。剛要絕氣。河內漲水。淹到身邊。水面上忽有盤口大的仙桃。流在邱祖口邊。聞桃撲鼻而香。邱祖一把撈在手中。將桃吃了。自覺身輕氣爽。精神百倍。自思道。想必我不該死。扶將起來。往前面走。又過幾日。不愛活。倒在地上。過了幾日。又將氣絕。偏遇村莊。

上善人。看見地上道士。想必餓死。快掇來米湯灌下。漸漸甦醒。又回陽轉世。話不重提。邱祖就在人世上。死去死來。偏有人搭救。如此五次。心中暗想。這路上來往無人行走。偏有人搭救。枉受了疼痛之苦。猛然心生一計。何不到深山之中。尋一個無常。無人住的破廟。那有人來。必然餓死了。急忙入子午峪。走了數里之遙。正遇一座破廟。看那神像。原是三清老祖。邱祖安下死心。並不參拜。管保這個地方。必無人來結。



果收緣。就在這裏。倒在蒲團上。只求早死。整整餓了  
八日。剛剛要斷氣。卻有十八個嚮馬強盜。常常打劫  
人家。這日得了許多金銀。要把銀子分開。恐怕傍人  
看出破綻。內有一人說道。這個不難。我聞子午峪內。  
有一座三清廟。無人來往。何不到那裏分金。眾人說  
妙妙。各人背了銀子。又酒肉米麪並鍋竈。走到那裏  
門前。往內一看。看見地上睡死一個老道。近身一看。口  
中氣未絕。說道。這個老道。不像病死。橫死。明明是餓

死的。眾人都動了。一點惻隱之心。說咱常常殺人放火。今日行個善事兒如何。這幾個人燒些米湯與老道灌下。常言說。陰不盡不生。陽不盡不死。那邱祖到後來。三千功滿。八百行完。做天仙狀元。焉能餓死。吃了米湯。回陽轉世。扒將起來。睜開二目。向那些眾人問說。你們是何人。來到這裏做甚麼。眾人道。此處無人說了實話。何妨。說老道實對你說。我們原是剪徑的。得下財物。走到這避靜之處分贓。見你餓死在此。

因用米湯將你救活。邱祖道。你們反害了我了。我發願不用惡人之食。我今用了你這贓飯。豈不連我也作下孽了。內有一人名叫張志素。聞老道這番言語。不勝之氣。我等好意救你。你反出惡言。邱祖用手插在喉嚨。你們壞我的腸肚。吐出來罷。張志素手執剛刀。要殺老道。邱祖伸項道。快來殺。快來殺。眾人慌忙攔住。邱祖道。休要攔他。這是我的好事到了。眾人說。張大哥息怒。看此人有些異樣。不可殺他。看他刀臨。

頭上。神色不變。必是異人。不如將他盤問一番。看是  
何人。再殺未遲。眾人就問老道。姓甚名誰。那裏人氏。  
邱祖道。我是山東登州府棲霞縣人。姓邱。名處機。眾  
人道。你是出家人。或入山。或住廟。或在街坊化飯吃。  
爲何到這裏尋死。邱祖道。我出家沒有甚麼行。吃了  
十方茶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恐怕後來變驢馬還  
他。眾人道。這是胡說。變驢馬還人。誰能親見。邱祖道。  
當年我也不信。自後我到某處。聞得一人變了驢了。

是我親自去訪。又見了幾個。果然多有報應。因此我纔情願餓死。免得做驢還人。眾人聽言。半信半疑。內有山東人名叫王志明。說列位哥哥。我時常聽四方人說。多有報應。聽我這個鄉里師父說。到底是個真實事了。我要別厭哥哥。從今洗手。甘受淡泊。過上幾日。又聽人說。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個說。我也不了。那個說。我也不了。張志素說。弟兄各把銀子分散回。

家。各受淡泊去罷。又問了聲老道。我十八人。自今以後。打聽你的下落。你若是成仙得道。都來拜你門下。爲徒。眾人去了。邱祖道。誰想這個地方。也有人來看。來有廟就有人。我不免出街坊。化一條鐵鑷。走到深山窮谷。尋著一樹。鎖在樹上。纔能了當。邱祖把主意拿定。化了鐵鑷。鎖起到深山裏。拴鎖在樹上。自己叫聲自己。說道。你死去六回的人了。這一回方彀七回。果應了師父之言。這箇地方。諒必無人救你。但憑你。

罷。再說樹林中見白氣昇空。原來是邱祖的白光。驚動了太白金星。變了個斫柴樵夫。來救邱祖。邱祖整整餓了九天。剛要絕氣。金星掇來一盃涼水。灌在邱祖口中。定了一回。又還陽轉世。睜開二目。纔是一個老樵夫。邱祖說善哉善哉。連我尋死的緣法都沒了。誰想這個地方。還有人來。說道老人家。你到這裏做甚麼。金星道。我是個採藥的。採些藥材。你爲何尋死。你出家之人。辨道修行。學一個長生不老。理之當然。

就是要死。或是投河投井。誰人管你。爲何鎖住尋死。眞乃愚人。邱祖回言。我出家實想長生不死。因遇麻衣神相。他說我騰蛇鎖口。再不能成仙。定然餓死。妄想修仙。反要折了福壽。我說既然如此。我還了俗罷。他說天命已定。卽還俗也要餓死。昔諸葛先生也沒躲過五丈原一死。何況于你。因此纔來尋死。你老人家快去。不必管我。金星呵呵大笑道。你出家不知大義。太上留下法言。不論男女老少。修者就有分。就是



貓兒狗兒皆然。你是父精母血所生。八寶羅漢之體。難道你例不如牲口。你聽麻衣相虛話。人有九層變化。他只會相一層。只看了眼前的生死。這一點小小法術。他就賣口宣揚。連第二層的變化。他都不知道。你也出家一場。就不知順五行。逆五行。世人貪名好利。酒色財氣。個個爭先。把精神耗盡。定然要死。五行發在面上。這是順五行。麻衣相一見。就知生死禍福。他按的是在家人。他怎知出家人。是逆五行。出家人。

之貌斷了酒色財氣。不走在家。那條路那心意。也不  
是在家人。那心意翻過。別是一般用事工夫。滿足纔  
是神仙之道。在家人豈能如此。所以麻衣相。只會相  
在家人。不會相出家人。逆五行。他斷你要餓死。真乃  
坐井觀天。那知井外還有大天。恐怕相你不準。你可  
明白了麼。邱祖忽然大悟。慌忙起來道。老先生明明  
白白。指了大義。真乃明公。貧道愚昧。還要領教。望祈  
指點。金星道。既然出家。別過世。乃人做的。不做人貪。

的不貪。纔是道理。世上人都妄想功名富貴。到廟中求籤打卦。問禍福吉凶。不能了然。又來相面打卦。是迷人的方兒。自古道。明人不算卦。相面君子不求籤。打卦。你如今出了家。必然看破紅塵。不貪酒色財氣。纔算明公。爲何去見麻衣相。你還想娶妻生子。求功名富貴不成。邱祖道並非如此。原爲我有幾個道友。都修煉成了。我也修煉多年。不見有功。因此纔去相面。看有神仙之分沒有。金星呵呵大笑。真乃大愚大

癡依你這樣見識。也想修仙。萬萬不能了。難道你師父就莫與你說些道理。豈不聞天地萬物。都在無中生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都是無中生有。世人修仙。修佛。只曉得斬斷酒色財氣。就可成仙。佛這仙佛。原是無心修的。你原來有心有意修仙。舉念不專。這是地獄一條黑路。想高不得。反落下風。時辰日子。出家人一言不講。你去相面。真乃色心不退。愚昧之人。惺悟不惺悟。邱祖道弟子。悟了悟了。我還有心修行。鎖

鑰不能得開。如之奈何。金星道。這有何難。趁手捻鎖。子邱祖倒身拜謝。口稱明公指教。望乞再爲開示。弟子還有一樁心事不明。我平日聽得人說。神仙有先見之明。知道過去未來之事。興衰成敗。早已知之。又聽人說。孔明成了仙。五丈原上死。是一個驗法。遮掩於人。又一人說。孔明偏生好鬪。心高氣傲。四海如無人。六出祁山。七擒孟獲。火燒新野。又燒戰船。能言會說。一席話說死了王朗。一封書羞死了曹真。廢盡心

機到處惕心弔膽。將精神全然耗盡。壽活五十四春。五丈原吐血身亡。並沒有一日快樂。眞乃是孔明都不明貪名喪了生。枉受辛苦。臨危落空亡。愁恨兩茫茫。閉門臨戶內。因福遇禍殃。空有先見之明。躲不了無常。先見之道。五行之紀。陰陽二字。合著算在一處。纔知人的生死禍福。求仙了道。原是修行術法。這個人批評的是不是。金星道這明公批評的極。是求仙求佛。都要斷酒色財氣。纔算仙佛。孔明並未斷酒。

色財氣。不過會了些術法。豈是神仙。卽如張明張角。原是左道傍門。妖術邪法。驅神遣鬼。夜按五行。生剋制化。書符念呪。費許多的工夫。纔煉就了邪術。行作波浪。想奪大位。反作下無邊孽苦。永坐地獄。皆因他不知天命大義之故。學道之人。明白邪正。拿個修行之道。一塵不染。萬緣放下。時時加工。死打苦挨。分開邪正。纔是正道。張明張角。會騰雲。孔明會算通鬼神。不是仙來。又非佛。盡是傍門術法人。你意下可明白。

麼邱祖道弟子明白了。金星說。既然明白。你下山去。從頭修煉工夫到了。自然有驗。邱祖叩頭拜謝。擡起頭來。老人影蹤全無。纔知是真人度化於我。邱祖從新下拜。自己暗喜。不料我有這大緣法。心上纔知大義。遂出山來。走到村莊乞食。這話按下不表。單說郿縣明家坡。紫家驛。有個王員外。家財浩大。良田萬頃。千百口家眷。吃飯門上有一塊石頭。四方四正。眾人吃飯時。把石頭擊上一下。嚮如銅鐘。眾人聽見。就知



到家用飯。因此人都叫做嚮石頭王家。邱祖聞知此話。遂奔前來聽石嚮時。便坐在王家門前化齋。工人將飯掇在邱祖面前聽用。天天如此。有一月天氣。王員外見道士長在門上吃飯。遂怒罵道。你這老道無禮。別處不去化。你常到我門上。莫非我養你一生不成。真乃不知恥的。你算甚麼出家人。今日莫有剩飯。到有牛馬解下糞。拿來掇在老道面前。邱祖說。我常吃十方米麪。真乃無功受祿。必定作孽。我覺得爲人。

合那牲口一樣。理該我用糞。拿起一塊。咽了幾口。卽  
自走了。邱祖平素行住坐臥。密念彌羅詰。自從用糞  
以後。玷污了心腸。多日。並不敢念。怕污了真經。邱祖  
每念此經。玉帝常常聽見。原來舉念神知。至誠格天。  
玉帝因這幾日不聞。就問金星。這幾日不聞邱處機。  
念彌羅詰。何故。金星回言。是明家坡。嚮石頭王家。富  
豪員外。因邱真人。在他門上。化飯。日子久了。員外見  
之大怒。不與他飯。與了馬糞。穢污了心腸。真人因此

不敢勅念。玉帝怒說。王員外如此無禮。有慢真人。就  
差雷神龍王。把他千百口家眷。都遭劫數。把他莊院。  
盡被水淹。卻說邱祖。常在他門上。等著吃飯。他家有  
一丫頭。好善。名叫李春花。原有善根。異日定有成仙  
之分。因見真人吃糞。心中不忍。時常在心。偷些乾糧。  
藏在懷內。見無人。遞與真人吃。有許多日期。邱祖晚  
上。得了一夢。見金星說。這王員外。千百口家眷。作孽  
深重了。明日午時。上天差雷神龍王。淹一個乾乾淨

淨。只有李春花這個丫頭。大有仙根。今生也該他成仙得道。明日將他救下。送到深山。修行伴道。收他作個女徒弟。這又是一段善果因緣。真人夢醒來說。好怪好怪。看王家門上。帶凶惡之氣。到怕如此。金星教我這個丫頭。等他前來。我自去救他。之方。等到早飯時候。丫頭懷著乾糧。獻與真人。真人便叫丫頭說。你我原有個師徒之分。你主家就要遭劫。死於大水。你原不在劫內。我必要救你。你到午時三刻。騎在門前。

獅子背上。保管得生。春花道。我不知道午時三刻。怎麼在獅子背上騎。真人道。你既不知時刻。我與你一個記號。你看那獅子眼紅。你就騎上。春花叩頭拜謝而去。半信半疑。到了午時。石頭響了一聲。無數工人都回家來用飯。只聽半空雷響一聲。滿天陰雲四合。邱祖知時候到了。卽拿一塊紅土。將石獅子眼睛染紅。邱祖上到高山頂上去了。那春花看過兩回。眼睛不紅。至三回來看。獅子眼果然紅了。忙扒到獅子背

上忽聽一聲雷響。雨如傾盆。王家莊院埋在水內。水高數十丈。水漲獅子也漲。水落獅子也落。半個時辰。把王家房院淹的半點不留。一家人蹤跡全無剩了。一塊山坡地。把一個丫頭嚇的膽戰心驚。臉上失色。邱祖下得山來。叫一聲春花。你下獅子來罷。春花纔知這道人。是個有道之人。慌忙下來。倒身下拜。多蒙師父救命。弟子與師父做個女徒弟。望乞收留。真人道就收留與你。你還從人不從人。春花道。弟子早已

看破紅塵世界。我再不願配婚了。要伴道修行。眞人  
道。你可曉得大修行。小修行。春花道。何爲大修行。小  
修行。邱祖道。大修行。到那塵世熱鬧之地。假裝個瘋  
魔。沿門乞化。到晚宿倒菴破廟。若問小修行。走到深  
山。挖些黃精充飢。渴飲清泉。晚宿石洞。或坐樹下。春  
花道。大修行。小修行。成道可有大小麼。邱祖道。大修  
大成。小修小成。春花道。既然如此。我要大修行。但我  
是個女流。恐怕有人欺我。邱祖道。眞心伴道。自有龍

神護法保你春花道。既然如此。我就到鬧市上去修罷。師父把甚麼道理。與我說上幾句。我好修持。邱祖道。只要拿出絕世忘情心腸。只在守心一件。我有日請

心似皓月澄天淨

意若寒潭徹底清

十二時中常抱守

莫要昧了主人翁

謹記密言去罷。春花連忙拜謝師父道。弟子今別師父幾時相見。邱祖道。日後龍門洞自然相見。春花去了一日。邱祖來到鳳翔府。有一個土山。其下有一個



土洞就在土山上煉性。坐了三年。取名磨性山。自說我何不行個方便的工夫。我到咸甯瀾河。沒有渡船。我去背人行功罷了。河東人來。背過河西。河西人來。背過河東。背去背來。有三年。天氣一日西邊來了許多轎馬人夫。有一座木籠。內裝著三個犯官人頭。解去京都交旨。解官吩咐背河的。先把木籠內人頭送過去。邱祖卽送過人頭。放在河岸上。反回來。就扯驢馱過去。三個差官。與眾過得河來。見籠內三個人頭。

怎麼只有兩個問背河的。你把人頭藏在那裏快拿出來。邱祖道。我要人頭何用。我並沒藏埋。差官大喝一聲道。你沒藏埋。人頭向那裏去了。少了一個人頭。我們三個差官都要問罪割頭。這事怎了。你快去拿個人頭來。還則罷了。如其不然。勢不干休。邱祖道。有了別樣人頭。可使得麼。差官道。可以使得。邱祖道。既然使得。快拿刀來。差官吩咐跟隨人快些把頭來割下。應點跟隨人把刀望邱祖頸項就砍。邱祖只見火

星亂爆。一陣昏迷。及至醒來。並不見差官跟隨人等。只有自己一個。站立河上。說道。好生奇怪。那些人都向那裏去了。忽然間。身清氣爽。自覺得別是一重天地。耳聞九天。目觀萬里。體身妙道。與道合真。看山河地理。如同手掌一般。我修有八十歲了。今日纔見這點工夫。此乃出世迷途。不枉我修煉多年。心上得意快樂。忽然想起麻衣神相。他說我不能成仙。必然餓死。我還到他門上。再會他一會。看他再說些甚麼。那

一日。就到麻衣相門上敲嚮木魚。麻衣相出來一看。原是六年前的道人。與前大不相同。麻衣相恭揖。請仙長到客舍敘禮坐下。麻衣相親手奉了一盃茶。請仙長用茶。連忙掇上美齋。請仙長用飯。邱祖茶飯已畢。道先生可曾認得貧道麼。麻衣道。我認得仙長。分別六年。今又遇了。邱祖道。既然認得。還記得前頭與貧道相面的言語否。麻衣道。還記得。邱祖道。曾記得與我掇來整齋。卻又掇回。將饅頭與我兩個。貧道今

日前來。卻請到客舍整齋款待。這是甚麼意思。麻衣相道。仙長今日相貌與前大不相同。所以這樣待成。邱祖道。先生前說我騰蛇鎖口。餓死無殊。今日再看那騰蛇鎖口如何。麻衣道。這也奇怪。五年是騰蛇鎖口。誰想今日變成二龍戲珠。主富主貴不遠。就要受兩個王子供養。真乃貴人。恭喜恭喜。邱祖道。先生之言差矣。既有明見。六年前就該分說。纔是明公。爲何將我一人前後相成兩樣。是何道理。麻衣相道。自從

我學相面。看人的身分氣色。纔相出他生死禍福。仙長上年騰蛇鎖口。發在臉上。誰想今日二龍戲珠。也發在臉上。故如此斷之。發不到臉上。余便不敢斷。仙長內藏甚麼妙道。余本看你不來。我原來只會相外。不會相內。邱祖道我當先生相面。百發百中。誰知先生本事也。只平平。上年斷我餓死無躲。今日又說受兩個王子供養。其言前後不符。豈不著人恥笑。麻衣羞得滿面通紅。搭了一恭。說余身分淺薄。學藝不精。

著仙長見笑。上年衝撞仙長。望祈恕罪。邱祖還禮道。先生勿怪。回身走出。麻衣送出門來道。除了陰功難相面。五行倒轉別是元。不貪酒色便是道。相面算命不能驗。作揖而別。邱祖原回關西寶雞縣南山底下。在姜太公釣魚之處。有一空廟。名磻溪宮。住下。白日出門化飯。也不遠走。就在左右化飯。晚宿磻溪宮。這宮到長安三百餘里。早晨出去。到長安化齋。到晚還磻溪宮。原來是得道的人。身輕氣爽。行走如飛。如此。

六年。又走到隴州。龍門洞住下。也不化飯了。草衣木食。挨度時光。晚間宿到飛石洞。住了半載。那一夜。睡到三更時候。洞頂一塊石頭。落在邱祖肋脅之上。將肋子打斷。邱祖很心挨痛。心上不恨不悔。理該受打。養傷半年。傷痕大愈。道善哉善哉。這爲修行人的天魔。養傷在濕地下。仰臥中了地氣之毒。結成大病。死去活來。又過半載。濕病也愈。這爲地魔。邱祖在熱鬧場中化飯。遇著一個惡徒帶酒。把邱祖打了個死去。



活來。邱祖並無一點瞋怨之心。這爲人魔。害病中間。見一神。青臉紅髮。拿著鐵鐮來套邱祖頸項。邱祖任憑他套。昂然不懼。轉眼又不見了。這爲神魔。又見冤鬼都到面前。也有懸梁自縊的。也有投河奔水的。也有無頭少臂的。各各怪哭亂號。向前索命。邱祖全然不懼。情願還他。眾人的性命。霎時間又不見了。這爲鬼魔。又有一羣虎狼。張牙舞爪。口吞邱祖。邱祖不懼。將頭卽向虎狼著吃。睜眼一看。虎狼又不見了。這爲